春日早朝

嚴城銀鑰夜如何月白朱闌曙色多鳳炬千行然
禁蓋龍旂十隊卷秋河天垂露氣開金掌風送鍾
聲遶玉珂花擁百官春敭滿仙人初下拂雲和

萬壽　聖節

僊露新承萬壽盃金銀高闕照蓬萊靈官曉集卿
雲下白帝秋臨御道開玉佩霞綃三殿動紫騮
黃帀百蠻來　至尊訪道宮同上聞說軒轅有舊
臺

入自左掖

千夫劍盾習簡廬百辟衣冠夾道趨遠近山河通
御氣岩嶤宮闕象天都室中複閣翔朱雁池上飛
梁隱玉鳧洲暎宮雲香不散階前暊日度蚕輿

長安七夕

天迴河漢俯朱城萬里無雲閣道平太液池波萤
縹渺未央宮甽月從衡鬼銷烏鵲朗朝去淚落關
山此夜清愁在庶人間倍惆悵不知天上更多情

西山

龍輿鳳輦云班班魚鎗千炬殿寢閉地迥烟霧通
複道天寒旌兎杳空山黄沙不敢銷弓劍白日猶
能照珮珮環一自百神看玉匣長楸靈氣滿人間

贈柴大參入賀萬壽節便道歸省

將鎝將鎝五王列諸侯鳴珮朝天出隊遲澤潞秋光挾
綉轂薊門霜冷貂裘衣冠儼伏開千隊日月龍
旗動九旂六保萬年疇湛露白雲相送到滄洲

出塞四首

日落關門秋色空角聲嗚咽動雲中風吹首蓿通
秦塞月照葡萄入漢宮胡馬暗來驚夜火邊軍寒
起抱胷弓舊時山下馬支路多少征人泣斷蓬
漠家都護擁貔貅白草黄榆滿戍樓聞道名王今
欵塞更勞諸將近防秋青霜淚落金戈暗明月寒
生畫角愁候騎初回邊報急夜来烽火照幽州
強兵一夜度飛狐大雪連營照鹿盧明月五原容
躲獵長城萬里不防胡單于塞外輸龍馬天子宫
中出虎符獨有流黄機上淚西風吹不到征夫
沙塲歲月去鬢鬢金甲光寒朔氣沉蒐夢不知遼

水闊風烟拜與薊門深窗須雪仗関山凍直是胡
来天地陰頭白総憂王相國何時虜騎罷南侵

送李待御按遼東

冢冠繡服指遼陽逈遞玄菟控白狼塞外風塵遥
避馬臺中劍戟凍含霜雲屯疫壘関門黒沙処秋
空海日黄君去先聲臨大漠直看威徳走降王

送孔博士還太末兼之山東掃墓

蘭墓祕省作含香博士新衙舊太常掃墓東来經
魯國移家南去近徐王高原匹馬青山莫大澤孤

帆赤日長闕里松楸雲自散絃歌轂不沒靈光

燕李臨淮第

才名藉藉李王孫朱第駸駸羽騎屯秋逈浮雲連
玉劍疫深明月下金尊淮南詞賦留蒸性梁國風
流此兎園公子総多天下士終然虚左魏夷門

新秋疫集吳文仲宅

沉沉小雨歇西堂蕭瑟諸君自苧涼夏木明朝看
落葉秋虫一疫語流黄片雲忽送天河色萬戸初
来海月光安得花前不盡醉坐令雙鬢染朝霜

夏夜沈箕仲馮開之丁右武徐茂吳沈少卿
陳伯符集嘉猷軒得人字
長安車馬暗飛塵芳對婆娑且佐隣白日不能銷
骯髒青山還與借巉巖故園歲月尊前淚此夜關
河笛裏人不為亂坤憐數子更將肝膽向誰陳

夏夜集徐茂吳宅
都城紛散未央鐘御路清塵斷夜風天闊涼雲衝
繡戸月高流影下疎桐古来馬骨終燕市老去蛾
眉薄漢宮共探牀頭龍劍在不辭今夜緑尊空

秋夜集陸敬承宅
莫問江南庾信哀相逢不論鄴中才大邊木葉明
朝脫塞上秋陰昨夜来至可涼風吹白苧未教玉
露下蒼苔與君且飲長安酒醉上軒轅百尺臺

秋夜集周元孚宅得輝字
明星華燭兩依依那恐尊前不醉歸殿覆妃央位
夜色月深鵲鵲隠秋輝天高露下青絲騎風起涼
生白苧衣目送關山鴻影斷朱絃落落手中揮

夏夜對月咏懷

微涼月白如秋此夜憑闌遍九州華燭深堂憐
舞影露零蕙館照離愁忽聞吹笛臨邊塞知有鳴
茄在戍樓灑淚青天何處落流黃機上玉搔頭

對月代內作

白馬青絲向朔方城隅綠水佳橫塘金鑑坐到清
秋月蕙帶涼生子夜霜絡綈語聞蘼桂棗闌山影
落塞鴻長殘機慶郎死央錦起看明河共淚行

秋夜諸君集嘉樹堂隱隱住鳴砧燭光無那經
繡渚疎螢挂薜蘿深巷雨河影初長落夜波大漠天垂青對闊高坡遠
入白雲多古來燕趙悲藏遊俠怳慨尊前半曳之歌

訓趙無父

羨君白璧價連城共約春風騶馬行日照彤庭花
上下星臨馳道對縱橫百年意气駐歸白四海文
章屬弟兄人代總多詞賦客淒雲終是漢家歡

陳伯符二首

定擬肝腸五色雲千言下筆走昆侖雷驚絕峽春
濤壯劍指寒星夜氣繁入眼都無揚執戟前身恐

李王孫長安倒屣群公在王宇金書好共論
才子翩翩爽气橫東南驟得此人名越王臺壓湖
雲半檣李城侵海岱平照疫龍媒還自詫當風寶
劍不留行顧君直取千秋看躯策寧須論賈生

送查大参之山東

載酒都門落日西金壺擊罷惜分携天迴曉日聲
龍衮花發春風送馬蹄水漲河堤連鉅野雲高海
岱控青齊使君車蓋紛行部疑向山山聽鳥啼

送柴大參之太原

擊筑高歌大道旁使君歌馬立垂楊一官報主
如日四十憂時鬢已霜西太太行橫上黨南看澤
路入平陽山川並路真相借莫為人情重慨伉

入直左掖中書五疫疎鐘遍未央萬數宮花歌
兩朝出入有輝光五十貴乞詩有佳

寶扇千門御柳暎明璫心如芳艸生金輦身是紅
雲近玉皇不貴人間明月色曾於天上聽霓裳

歌風臺得歌字

漢家湯沐舊山河宮數臨淮控疫波明月可能鎖

艷舞西風吹不散悲歌山下紫氣春陰合臺上黃
雲秋色多萬歲吹娛欢不足平沙薤道此經過

燕子樓淨樓字

蛾眉慘淡淚長流明月金波總是秋銀燭不魯開
齒首紫苔一半上箜篌春長語燕頻窺戶香冷疎
螢自度樓玉枕夢回天似水今明歌舞即

贈孫以德太史

清時載筆賦長楊名綴詞臣第一行天上玉皇香
案吏人間金馬祕書郎文窺夜色星河落花發春
雲宮錦香肩向風塵看下芝朱紱寶瑟為君揚

送麦合肥

美名年少氣從衡逈遇吳天一騎行草色妖連盧
子国朝轂疫上楚王城山川日落雄風起壁壘烟
銷古戍平把酒蕤蒲江月出應知慨杭使君情

贈魏楙明司理荆州無棄令弟楙權

魏大才名高古論雄篇錯落疫光繁星河薊北都
門逈風雨荆南湖水昏歸去天涯聞候雁到来木
葉下啼猿君家小陸真同調寄爾相思總斷魂

贈沈丈

潦倒王門蚤柱冠偶隨並斗到長安秋高兵月湖
光白夢落孤山鶴影寒總為無官身自貴向来騎
馬路猶難莫言髩髮蕭蕭短開匣流星黙自看

送史金吾之承天守　皇陵

漢官名重執金吾秀服花驄出上都北去恩光分
徼道南来雲氣滿蒼梧金鳥縹渺雲常護玉劒青
葱雪不枯明日橋山看望地定知弓劒泣龍鬚

送太史公光禄先生歸南海

之楚王家雙玉對翅翅翅金關並華簪衣冠曉集
門月嶺徼南懸萬里心秋霧生開鴻影落天香遥
送馬蹄深可堪蟋蟀西堂夜蕭索因君思不禁

都門懷嘉則先生

沉沉日色古幽州去國懷人迥自愁天末涼風吹
遠道淮南落木送清秋山楓晚照烏藤杖江閣寒
生紫綺裘歲莫憐君尚留滞月明清淚濕刀頭

王母篇

雲綃鶴髮正相鮮玉劒冬青不記年東月坐来金

伍界南山照見酒如泉光今鸞舞迴銀燭曲奏龍
笙度綺筵髣髴瑤池王母降天風吹下白雲篇

送戴少府之溧水

五雲關下拜恩初少府翩翩錦綬俱薊北清霜催
鼙鼓秣陵黃葉滿征車帝王佳麗兩都在絃管風
流六代餘潁水望君真只尺南天莫遣雁來踈

贈瞿處夫還楚

排雲直叫九閽通雪涕高秋送斷鴻沙迫五平沉
落日江寒月出照青楓逢人罄折心猶在失路悲
歌賦轉工歸去湘潭君自愛莫傷往日與回風

贈姜山人

霜落燕山見斷蓬蕭蕭短褐挂西風朱絃不入時
人調白苧誰傳樂府工鷁首醉來捫海月馬蹄到
處踏秋空王侯甲第歌鐘在五噫都門只自雄

贈尊與沈箕仲諸君餞別王敬美

直是盃中可陸沉高城擊柝況秋深歌殘落月西
山白興入黃雲絕塞陰盍上倘憐詞賦在髩還終
許歲華侵蒹蘆社去吳江好不盡關山送汝心

贈王敬美

君家兄弟太縱橫盡掩高言萬古平五嶽峰巒寒不礙黃河波浪疫無聲愁來擊劍燕霜落老去揚鞭漢月明四海洪川仗義諸君集陶茂中宅得朝字

中秋同黎惟敬諸君集陶茂中宅得朝字

尊前明月太無聊坐倚雲酒易銷露下金河秋色老風廻銀燭疫光搖不堪對客揮清淚羌可橫空度紫簫手擊唾壺酬忼慨關山萬里是明朝

戶部孫文融儀部

紛紛衰柳櫟車輪去住天涯總未真來葉自餘吳地綠蛾眉好謝漢宮春亦知尊酒能銷夜無柰明河欲送人不惜為君歌寶扇如今已是在秋塵

李惟寅携酒顯靈宮同沈箕仲沈君典馮開之與余言別賦此

三疊悲歌白日殘酒中聊取片時驩愁當塞月征人少語入秋蟲子夜闌滁鹿天青空壘出盧龍霜落大刀寒躞動莫上河梁望一道黃沙送馬鞍

與馮開之登毘盧閣言別

關山萬里毘盧閣坐旁空玉覽薊丘雙闕晴臨千
樹出高城寒抱大河流西風浩蕩開秋色落日蒼
茫生莫愁柔可登高復送遠令人對酒不能罷

長安秋興四首

九月青砧動朔方征人壯戍雁南翔玉門夜度三
秋月金柝寒生萬戶霜白草全枯貔虎館黃雲不
散鬬鷄場少年那識邊庭苦醉向胡姬擁繡驕
露白金鋪秋色微夜長銀漏月輝輝五侯駿馬金
羈冷九月盧龍鐵作衣風急短刀鳴曠野霜清長
笳傍寒機登臨不盡山河意三十年來感慨多
葉落高城凍大河流水軸中長劍眼前掌終生自請懸
胡粤陸賈猶能下劉伯一望浮雲連羽騎何來夜
夢杭霜戈雁門太守能深谷親見陰山戰馬多
征客長安歲月明金刀玉尺感開情高鴻畏向蘆
花宿遠客翻衝木葉行濁酒且憑留莫色寒天何
處不秋聲蕭蕭古路蓬根在心折關河班馬鳴

秋閨怨

燕去春泥落畫梁螢飛團扇玉階涼強將錦字傳

秋雁却恨疎蕭捲疲霜宛轉流蘇愁自綰步搖寶髻不成妝妾身顧作閑山月猶浔年年照朔方

途次懷寄長安諸故人四首

何事都門月易陰雛鶯恨不一重尋故人轉向相思好涕泪翻從別後深可奈單車行莫色無端落水傍秋砧勞〻客思因風裴望問懷鄉揔不禁玉關金柝疲迢迢夢見君王視早朝月白荒雞聞夜宿天青羸馬度霜橋作浔濁酒供憔悴猶有寒山問寂寥宋玉大言鄒衍論長安去後恐蕭條別後相思空復多六街燈燭散鳴珂也知燕市黃金客那少胡姬白雪歌日落西風吹觱篥天寒明月照滹沱故人亦有盈尊酒不醉其如長夜何岐路蕭條未敢陳別雛事事總傷神怪来落葉催征馬何處寒星照錦裀向月自傷紈扇影臨風終望屬車塵長安秋色尊前滿定對黃花憶遠人

風雨渡寶應湖

一棹東南出大湖千層波浪起菰蘆驚風疲卷魚龍遁急雨秋翻鷹鷺呼直是神靈乘浩蕩旋穀天

地入虛無往來便欵凌空去下見寒雲泛舳艫

揚州懷古

直將千古掩風流宛轉蒿迷十二樓半部炯花銀燭夜滿江風雨錦帆秋歌殘艷曲傳商女香散金塘自水鷗年去年來春艸綠斷腸明月照揚州

金山寺二首

樓臺澤氣寫氤氳萬里空波蕩夕曛天地蒼茫孤寺出東南只尺大江今鐘鼓夜度秦淮月塹色寒生不放雲不用逢迎來望宮闕吾將此地淨埃氛

小枕寒濤秋氣澄牕中一帶望金陵東南潭國雲長抱吳越江忻客自登海色遙連三島塹風塵不到六朝僧室堂寂寞魚龍夜明月還來照紫藤

哭張大司馬四首

大星忽報落前旌颯颯寒空夜有聲涕淚兩行多國士東匆千里半門生青山解妒英雄骨白日空縣詞賦名哭向乾坤都不省江含殘雪凍雲平

千年風雅與誰論劍無光大澤昏高木悲風吹斷雁空江落日照歸猿但歌黃鳥堪同死不信明

珠可報恩何必山陽聞笛處曲池蒿艸已消魂

江海凄涼易夕曛東南靈氣走氤氳門前馬散笳聲白雲雙涕可能熏鮑妹寸心原自許徐君欲揮赤電捫羣帝閽關門溪哭不聞

一表岸湖開綠野堂數從烟月醉微茫終知去日無回照且幸生時得畫觴行客秋風過茂苑空名海水謝枯桑君看古者今誰在一一傷心問白楊

遲孝子廬墓

原上烏傷白日摧蕭蕭松栢使人哀蒸猿祗自嚙青劍華燭安能到夜臺野曠天寒茅屋短草枯霜落墓門開三年泪盡增前土萬里悲風為汝来

西湖宿四賢祠四首

窈窕孤亭水氣多群公暇日此婆娑天空原野無人在日落湖雲奈晚何迴浦蕭條飛雁驚蒸祠寂寞挂藤蘿傷心千載風流去獨夜明星照暗波

十里西湖載酒来湖邊古廟自崔嵬倒垂星影衝簾入亂卷波光拂檻迴明月不知蘭槳去芙蕖猶為使君開菰蒲向夕漁歌起曠望山川獨舉盃

瑟瑟青松落日懸磷磷白石枕清泉平湖窈寵初開地太守風流出牧羊州色能銷遊女襪荷花開上釣魚船裡今寐莫湖邊宿一斤鷗鳧下夕烟一時冠蓋亦風流天遣西湖向此州綠水娟娟迴羽扇青蒲的的媚蘭舟偶來孤枕星河疲絕似雙帆風雨秋安得群公祠下路葛衫桐帽此淹留

寄開之四首

閑山一隔故人歡幾見長河明月團水落凜梁三楚白雲生慕周九江寒向来日月侵雙鬢何物能

北寄一官廣陌青驄能念汞不如楊柳傍金鞍長安回望總銷魂日落登臺淮泗昏偃吏南華藏石室真人煞氣度關門船回自愛遊魚出吏散猶嫌啼鳥喧勾漏丹砂早晚就為君重著五千言

浩蕩東方屈從臣青慕高館醉華相出隨态馬張公子自折枝壺部舍人月在池香今太液秋高樓影傍鈎陳裁書倘寄神明宰莫妒河陽萬對春

羨君楚楚祕書郎度相思寄八行總謂凌雲出天地寧知鴻寶挾風霜河流壯志淮徐闊隴阪西

連宛洛長天上故人勞夢寐雙鳧何日浔迴翔

贈孫太史持節大梁四首

未央前殿奏凌雲便捧天書洛水濵千古梁王稱
愛士一時諸客雅能文花明疫月青萍劍酒暎秋
空白練裙我有千行国士淚裁書一寄信陵君
仙郎日疫愛滄洲寇盖中原屬壯遊二室秋開嵩
少雨孤帆夕照大河流金箋玉管西園裡白馬青
絲南陌頭君本吹笙王子晉何年控鶴上浮丘
車輪裊裊動輝光鬢髮脩眉白面郎杜客窮愁終

望嶽馬卿詞賦重遊梁綵毫自帶嶸頭月繡縷偏
分鷄舌香獨照青芸草色知君美殺大堤倡
勸君好賦大刀環吳地春風簫管閑寶馬參差遊
宛洛芙宮日夜傍江灣即飛阜盖千門裡雙着華
衣五色斑不向淮南看桂酘可堪寥落八公山

喜孫太史至自太和二首

儻即欵問大河津千里裁書報故人皎皎西湖賒
月色喧喧南陌動車輪便驅踈雨然銀燭好取明
星布錦袍怪底衣裳雲氣滿紫霄峰上臥嶙峋

碧海簫聲遠吹臺王喬新禮衆僊迴金梭堆土鳴鏕過玉筍峰前控鶴来九子魚龍秋整冷八公鷄犬莫雲哀憑君借問丹砂事勾漏曾無仙令才

荅贈范太僕先生

房星天馹暎文昌繡斧翩翩已十霜筆駕彩虹垂海色扇搖青雀動江光風流秘閣知龍性詞賦陰會何避雁行一自東方私雨露至今乘李荷春陽

春日燕王元美先生弁州山堂分得青岑二字

山霸許永坐空亭醉向流波不恐醒畫棟朱開衆綿玉書金簡薄玄經寒塘水散春聲細傑閣烟含石氣青憐取明燈華髮在高言一一寄沈冥

吳天日色晚沉沉一夕能消萬古心即有好山宜水閣不知何物妒雲林遊魚夜出平高甃飛鳥春来逗遠岑去日苦多佳會少百年難得是知音

哭竹墟司馬六首

長松豈謂等陵茗總是哀深廢大招鉅野似聞山鬼哭空潭夜見水犀妖朱門月落歌鐘罷開府雲

屯部曲銷一飲江頭戍兒別俏無言語恨春潮
天地無情白日蒸春衫黯黯淚成行當時龍劍會
雙合今日人琴是兩亡忽有涼風生宰樹空憐明
月在胡牀空懸紫府真人位獵獵旌旗卷夜霜
國士肝腸好自剖袖中那有報恩珠英雄失路猶
欲奠生芻恨此官吾宗有舊已那堪虛疑擊肘黃
金印寔有淩空白玉棺 柵裡明珠吾自隘道宗神
駿若為看關河一望風涉黑雙眼因君淚不乾
去年湖上夜墓扃此日天邊頂戚星恨不萬堂常
秉燭那知人世摠流萍劍沉空匣龍蛇墓挂枯
藤鬼火青憧憧哭四明風雅盡如今海若定無靈
高墓宮易起悲風急管哀絃慕草中淚盡羊曇心
欲折悲深宋玉賦難工玄言一夜黃壚隔白骨千
秋青史空身已無官丘壑裡猶然造物妬冥鴻

送孫以德壯上

白馬青絲照寶刀手花春日豔江皐月寒宮對銅

龍小露濕僊人金掌高出使正當飛槲葉朝天行
及薦櫻桃長安故友如相問為道潘郎已二毛

送符卿徐公還朝

霓旌鼇侍傍家山玉節趙朝響珮環丹鳳門卿天
語重白雲心戀舞衣班江鷗欲下波禽動宮燕初
窺扇影還到日君王問黃髮應花歲不比朱顏

送碩汝和中翰奉使滇南還朝二首

酌賡登車攬大荒馬頭雙劍落春霜花明漢節為
天使永綠蠻雲是故鄉郎萬里老披銅柱月千金貧
謝尉佗裝送君正好歌南浦欲採蘼蕪不滿筐

詔書十道下炎州湖海英雄顧虎頭若竹蠻童瞰
叱機山花溪女映箜篌日臨大道炬光直酒暖平
原麦氣秋一曲陽關送雙淚滿樓船絲管咽江流

寄懷張長公兼憶先司馬

元禮通家異代論婁涼生宛道空存書來公子酉
園莫劍去司空北斗昏自是為漁翁海曲不妨高
臥在藕門幾年心折流波館湖上迴撓過雨痕

奉訓徐少師

功成笑向太湖遊手卷絲綸問釣翁太史占雲魯
五色相君搆官自千秋哀龍日抱天門躍青雀波
平滄海流老看山中瑾州長誰知綺皓是伊周

寄贈葉司理

寒谷陽和散主恩法星疫疫照天門使君不改南
山判孝嫗曾無東海冤擊汰鳴榔江歌立登車揽
轡日初温駈来五嶽搖霜簡看取神羊柱下尊

送姚孝廉還四明

旨君千人為人技我明珠
符節才名自

龍種徐陵詞藻故麒麟三吳炟雨逢津吏五月風
濤過海神歸去西陵堪秣馬明年宦好上陽春

喜馮開之予告歸

滄江豈是學垂綸龍性終然不可馴三發晴雲傳
賜詔五湖炟月引歸人西灣水綠堪銷夏南浦花
紅好送春持節回来還四聾漢朝惟有馬卿貧

贈陳子有以邦憲先生諸子見過

梁苑諸公鄴下才手中斑管挾風雷十年姓字江
湖裡一夕高歌滄海廻南浦雲生搖疫舫西園花

裘送春杯更煩太史占天象誰引明珠照乘来

寄贈陳使君思進

杲日曈曈紫氣浮使君高義拜龍丘威行絕徼鯨鯢遁恩闊春波滄海流蕩槳採蓮湖水綠鄜盃走馬石帆秋三年不寄相思字心折西陵古渡頭

中秋夜餞別嘉則先生

踈踈楊柳故人情恐向尊前唱渭城香霧暗生秋劃暖華燈高傍疲珠明空簫忽度磴聲滿長笛吹殘海氣清月落烏啼天欲曙碧湖蘭槳送君行

秋日同沈嘉則袁履善馮開之泛泖登塔

晉

樓船載酒大湖中落日長帆倒碧空莫色歸雲沉海對天風吹浪濕秋鴻絶憐暗水通沙渚別有明霞夾蘋蘋自以形骸向寒廊一尊今日與君同

大艑駈来湖上峰白雲千片勞夫容水搖衣袂歌聲細秋入蕪葭兩氣濃遂見空中出臺榭坐令盃底失魚龍看君總在烟霞外好共山僧及曙鐘

鳥外諸峰青可捫長湖一帶秋原日斜大樹迴

帆影風捲空波到寺門夜半凉生聽佛語天高月
出照龍鬼僊郎手種菩提尘知爾玄言定不煩
空王墓殿入虛無忽湧中流大地孤不放秋聲到
城郭直令清嘯與浮屠星河暈月来香霧神女凌
波出夜珠一日逍遥吾亦浔自將濁酒酹蒜浦

送嘉則先生還四明

天空星白醉微茫咲引青溪入艸堂不用金釵歌
激楚宛如銀燭坐瀟湘雁叡夜度平沙月劍氣寒
吹落木霜莫道别時無一語請看清淚在衣裳

送曹子念遊台宕

看君七尺氣飛揚眼底區中五嶽長聞道係登能
鳳嘯由来补夜故龍章斤駪東去浮滄海疋馬南
遊度石梁絶頂青霞堪結佩空煞晞髮向扶桑

荅寄張幼于

絶代風流自不群水犀雄武碧鷄文簫分西子宮
中月劍落要離墓上雲鱉蟹黄花霜後美青衫白
綬夜深聞步兵況是多名酒秋日何緣醉使君

寄張伯起

發羅公車事隱淪才名俠骨重王孫家藏七首堪
臨難客有如姬解報恩歌入天風吹白帢酒深江
月浸朱門看君直道以千秋論吾道今知正壑尊

贈赫使君

翩翩旌蓋駐河干萬露蕭條木葉寒水國芙蓉宜
夜雨江田苜蓿為秋盤為言貧邑將迎少喜得君
侯禮數寬唉咏偶然忘下吏汀蘭沙島共追攀

集范太僕嘯園高棟堪簪矚瞑色濃醉客往来眠
名園華屋路逶迤高臺一從蘭槳歌南浦三見桐
花落繫思脉脉春情恨雙鯉故人睽日有書来

送杜使君入覲

共說君侯關內賢蕭條行李去朝天旌旗裊裊揚
江外公老絲絲拜馬前閣道九重開日月樓船大

太石城烏忽下踏空枝陰陰夕嶂明秋日蕭蕭
花婦曲池彭澤風流吾浔似不妨清露月中披

寄荅紫仲初兼鄭朗二子

東山何事出高葉海鶴江鷗總見猜積水經旬迷
大澤悲風向夕起高臺一從蘭槳歌南浦三見桐
花落繫思脉脉春情恨雙鯉故人睽日有書来

淌息風烟君王若問東南事滸國茫茫尚水田

寄信董生

室煞揚袂撫魚腸不用知君自慨慷哭斷九關無白日悲深六月有繁霜愁中作賦含秋色暗裡探珠滑夜光髮髮總銷名姓在好紉蘭蕙佩衣裳

送郁秀才之金陵

憐君失意走泥沙落落青衫飽歲華芳艸未知紅版月春光先入白門鵑賣漿原自逃空谷取酒寧須向狹斜南浦銷竟才子去江淹惟有筆生花

寄贈王敬美觀察時敬美有乞休疏

手捫蘿月上庄廬坐徙塵心盡玉壺片片丹霞生竹杖泠泠清夢到鷗鳧長安衹貴三都賦名姓終歸五嶽圖一動天文纔辟穀不妨白髮照江湖

馮開之陸伯生吳沖嘉夜集岀中

醉倚金罍看鸛鶴毫端五彩落春霓簫分高炬窺青竹水暎空階胃綠羔坐久直愁明月老歌清不放白雲佐酒醒便向天涯去淡日踈花送馬蹄

送馮開之之粤江訪二王先生

伐鼓吹簫錦纜催黏天波浪挾春雷直看明月佐
芳對漸有繁花上曙臺曲奏室中神物下龍御江
上疲珠來行行目送僊郎去望望關門禁氣開

寄贈歐楨伯

南海明珠照上都爲郎應滯著潛夫星拈綵筆名
總在劍鋩苔花俠客除春日桃柳鳴翡翠寒江閉
象泣珊胡不愁人代精靈盡玉笈金箱定有無

寄懷李臨淮

曾向長安踏月明五侯池館百花亭青絲絡騎歌
初豔紅燭嬌人酒未醒公子流年對芳對故人
蹟轉浮萍春風不折瑤華寄葉燕南空階霜霰零

聞元美先生有奇遇詩以訊之

千年綵筆映銀河帝許飡霞臥蘚蘿遂有靈妃捐
玉珮不須石洞采金鴛蹉跎豕已慙勾漏只尺君
應到大羅自向蓬萊見清淺西飛白日奈人何

花影

廣殺朱欄玉砌中婆娑滿地細含風芳蕤脉脉嬌
無語疲色娟娟照欲空黃鳥踏来驚水止氷輪忽

送過墻東朝歌莫莫如神女除是高唐夢可通

聞嘉則君典開之會於湖上有作

布衣蹤跡混漁人石室飛花送酒頻不向人間道
名字可能天上隱星辰坐来水殿搖清雀笑入銀
河濕幣巾此日江湖龍劍合直愁風雨妒延津
儒人親汲虎跑泉路踏千峰竟宜然何物淩空堪
鳳嘯忽吹長笛醒龍眠夜深月色嬌歌扇水冷桐
陰覆酒船自咲無端身仕吏飛心遥挂白雲邊

東門河堤成四首

明月高懸照大堤襄陽兒女唱銅鞮亭吞波浪聲小城壓魚龍疲色佰　天子定教洗白馬小臣豈敢論玄圭泰花三月遊人看鏡落霞光瞬錦鷄白目墓成象馬堆垂楊佰拂錦鱗開竹枝便應春江曲蘭槳如從秋浦廻生可帆前青州合偶然城下綠波来沙虚水暖狼亭夕好採蘋花泛酒盃水落長淮萬里通大河春色岸帆中凌波塵底空堤月遊騎香生廣陌風樓影裊疑河夜磬波光直似飲秋虹高歌負鍾千人和遥見宣防歎子宮

頼川湲嫏漢衡良浩蕩恩波自　帝鄉萬户不須
勞尺一千人真自畏浮魚紫荇長樗散將何酬父老但歌七月詩農桑
送陸伯生過訪楊明府因伍秣陵遊
時伯生以註誤罷諸生余憐其才作詩送行
林壑何緣有是非驟眉失寵妒癡稀即看杖屨生雲霧無復風塵到布衣花縣清琴桐子落版橋春
月馬蹄歸送君不伍漂零意我心無言淚自揮

由拳集卷之十　目錄

五言絕句

江上
送戴仲德還小漁樵
春夜
淮泗道上十首
雜咏八首
送陸君策之白下三首
春日莊居
江樓夜坐
野望
軒轅石
浮頼四首
雜詩二十首
升木槿二首

海圖書館
索書號碼
456773
登記號碼

五言絶句
江上
天白千峰月江清萬里船夢回霜葉下高枕聽流泉
春日莊居
鳥鳴山路幽秧田春雨足一冬来新水平開門見新綠

東海屠隆長卿著

如姬
正月十五夜
袁將軍墓
寄沈太史四首
元旦有懷四首
吳歌八首
元夕同徐孟孺踏月
送徐孟孺哭茅生
歲寒苑
湖上二首
登天馬山四首
開之別後作

送戴仲從還山

西園處疫飲坐到天河汶還山應未遲江舡待明

江樓疫坐

川原無鳥鹿河漢有星生浮月上潮生浦疫涼人倚

樓

漁樵

樵人有束薪漁人有雙鯉折薪烹鯉魚共醉西崗

裡

野望

高閣憑闌望蒼茫草盡平春風吹大谷西日下空

城

春夜

深宵不成寐淡月傷人心草花香入戶風来鳴素

琴

軒轅石爲楊太學題

軒轅臺已空剩此軒轅石六丁鑿不開萬古青天

色

淮泗道上十首

日出原野空牛羊散廣陌清霜落何時但見地上白

古木風以寒草短河流涸百里無人炊白日凍欲落

天寒茅屋破明日隴芒鷄疲度黃泥坂春霜滑馬蹄

自從馬上來不復知歲月誰家住青山紫門十日雪

淮上空前朝戍復來遊此請君且勿愁看取淮之水

淮泗一何遠年年舉悲轉遂墓田平楚漢野燒白炟空

白日壓空壘黃雲浸大河但當飲美酒不必問流波

野曠天逾高昔要使碑陰臥松栢但蕭蕭不識誰家墓

黃雲出芒碭落日一登臺我歌大風曲遂有大風

来

浮潁四首

方舟浮濁河水禽飛肅肅長杭不到天兩岸藥蕪綠

魚龍疲出遊波光如可掇有人採江蘸来坐沙上月

登艫望淮泗晛天青峭花漁舟入溪窗落日照空沙

白鷺島下芳蘅日落水光吐颯颯神女来微風蕩迴

浦

雜詠八首

湘君

木自木蘼蕪雨娟娟杜若洲日斜湘水綠斑竹使人愁

巫山女

高臺望逝水芳蓋落春援此日巫山雨應非神女意

宣姜

宋都一以望河水瀰瀰流向来無限淚只在落花
妹
癭瘤女
扇陌班鳩語春日出采桑蠶饑筐不滿若個是齊
趙飛燕
太液歌聲起紅妝照綠波回舟蕩浦口共恣薄風
何
青陵臺
女蘿生古壟有鳥鳴且哀妹花寒不發終日暮雲
臺
西施
白日荷花語青春山鳥啼吳王宮裡月不及若邪
漢
龍陽君
曉起玉階除宮花日照初請君看落葉不必泣前
魚
雜詩二十首

避雨陵

翠華行耿耿避雨二陵間衣冠爾靈氣松檜滿空山

穆天子

八駿踏秋空日馭翻馬緩五嶽縮如拳西池白雲滿

歸香荅嶽玉歌

中心如皦日君王不見省黃泉以為期天青墓花冷

細腰宮

六宮各自嫋行雲日嫋嫋猶言妾腰肢不及花竹小

高漸離擊筑

白日雖杲杲不移喬木陰黃金雖如山不改烈士心

五大夫松

託根泰山頂知不受秦官海風吹作浪秋捲萬峰寒

鴻門辟玉斗
雪花飛玉斗白日裂鴻門君王不自斷舞罷劍光
昏

江皐解珮
漢水浩且廣神女杳然去月照環珮空風吹原上
蘼

武帝悼李夫人
靈風動繐帳颯然如人来幽魂不共語相見令心
哀

九微燈
廣殿張寶燈月晃虹梁少照見西王母十五搥兮
色

望鄉臺
矢盡寶刀折壯士不難死日莫登高臺臺上黃沙
起

相如滌器
花蒲成都市錦水流淙淙何物當壚者顏色如芙
容

青塚

天寒壯風勁琵琶泣泠泠骨爲胡地白草是漢宮青

樊下葉

孤桐出爨下洋洋發清音不可止鬱然思中林

郎

白門柳

梦梦白門柳婀娜含春風其上啼黃鳥其下繫青驄

鄭櫻桃

薄鐘聲度日斜簾影高宮花一萬朵姮羲鄭櫻

習家池

朝飲習家池莫飲習家池須歌倚嘉對池風吹接羅衣

玉鏡臺

嬌女晨理妝春日照花枝燈前看夫壻乃是溫家兒

秋梁公

公糸快哉張卿乃小孺上殿褫官袍下殿謝恩

去

解語花

君王太憐妾喚妾解語花折花攬鏡咲庶豈不如他

送陸君策之白下三首

送子長河千涼風動秋

送路

江關寒星小天青白露多酒闌搖艇去別意滿

河

肅業有名酒長干多故人無為歎搖落騎馬向秋

座

升木槿二首

木槿故詩所謂蕣英也為女主所怒貶為凡卉

余見而寃之作升木槿詩

木槿何楚楚綠葉而朱華妖姬不足論或恐妨明

霊公

東籬今甘老不受黔黛汚爲君生顏色欲結靣恩珠

如姬

哉信陵君折節天下士何以今蛾眉顧爲公子姊

元夕同徐孟孺踏月

曠宜深宵栖烏寒不起高城燈幾明月照空

正月十五夜

萬戶白如晝天空滅彩雲開簫延明月懸燈待佳君

送徐孟孺哭茅生

芳生者遊閒公子也喜招百金贈孟孺三孟孺不受愛而心銜其泰矣於其死之三之二之子古人心今人不忘也頃生二之二金竟乃哭其墓

袁將軍

日夕悲風來之之出三之二之之之

歲寒

青浦署中九月而葉不隕戲

呼為歲寒友

暗入氷霜裡春風竟不知 庭森花不及青松枝

寄沈太史四首

出處書中見才名天下聞相思江水闊夢落敬亭雲

十日九山中猶嫌人迹喧踈簾交碧對啼鳥日當門

未拜黃石公先從赤松子長嘯懷伊人怳慨不可止

已自逃空谷何言懶出門湖邊有芳艸日日待王孫

湖上二首

停橈大湖上濯足愛魚樂吾自識吾心

高枕聽江雨閒情對野鳧湖頭何限草只愛採蘼蕪

元旦有懷四首

世事今無賴人生懷所歡希衣眞極貴何事恋微官

歲晛識盈虛何枝堪息影陶潛止一尊偃乃眷五鼎

總旣元不惡脫粟詎須嗔生為故鄉客顧見故鄉人

莫葉無端長栟花空復香遊人侵白髮啼鳥浔光

登天馬山四首

萬曆庚辰仲春屠子自郡還邑道出天馬山下捨舟獨登山逍遙徐步須臾田父兒童躡而隨之者千人屠子樂之作是詩

風日淨娟娟春湖散綠烟閉同田父語倚杖問豐年

如何林壑外亦有人事喧轉入空品裡藤蘿封石

門

高坐西峰陰青天一何鬱風光原上来泉聲竹間

出

壯渚花通磵東田水落溝春光醉百鳥遮莫聽鳴

鳩

吳歌八首

下田春水深高田春草綠何故把長鋤無錢買黃

犢

兩男易斗粟猶脉委長渠厨中無夜飯門外收官

租

天上明月光朧照華堂富家一夕宴貧家千日

粮

蓮子湖中生亦在湖中長嬌女年十三乘舟學蕩

槳

風蓬鳴夜雨水檻出蒼烟夫妻湖口住白首不相

捐

終朝出耕田薄莫歸織布誰家懷春女輕衫若烟

霧

春風吹黃草鳥雀下荒田人炤滅来久井竈尚依然

公子服春羅佳人畫羣蛾共乘青翰舫倚醉唱吳歌

開之別後作

故人出門去尊酒空已空蕭然無一事吟詩細雨中

明南部子蔡

折柳將遺遠道採菜不顧國卿河漢迢迢夜永念

獨蕭蕭宵征

自媿籧篨戚施何知跋扈飛揚千秋萬歲生計五

嶽四瀆行藏

百年帶索拾穗五月披裘負薪老去何妨無食生

来猶喜為人

南峯集卷之十

東海署隆長卿 著

六言絶句

山中樂四首

竹帛堪憂後世文章總塊前人拋我青溪白石換他紫陌紅塵

憶浮幽棲歲月佔頭自媿牲靈大塊夕陽山寺小橋流水人家

家藏緑竹深深路遶音蘿窅窅澗中流出桃花門

外飛来山鳥
野艇雲帆水宿芒鞋竹杖山行古路麕来有跡空
林葉落無聲

春日同袁稹善徐長孺彭欽之頴仲方集莫廷
韓竺中分韵四首

得空字

寶扇初迴雲曖金鑪疲落簫空盡上青絲可繫古
来白苧誰工

得星字

六言絶句

山中樂四首

彭欽之顧仲方集莫廷韓竺中分韻四首

雜言八首

春日同袁稹善徐長孺

雪鋤芳塹仝綠潮落吳天正青客到竹西明月半

搖江上春星

得寒字

挾槳高堂同調片時歌舞為驩燭短奈他夜永花

深不問春寒

得黃字

漁艇暗吞江色城鴉晚逗林黃東方明星不動良

夜何其未央

雜言八首

自乏匡時大畧空懷拯物微情骫髳難爲遇合滑
稽終擅時名
豈有封侯廟食不如飲水山棲獨對橫分紫邏數
鷗飛下青溪
三伏蘊隆官涂萬事紛擾心閑逕下花開躑躅林
端鳥語閒關
昨日鶯啼廣陌明朝葉落空階苟識人生如此寧
辭爛醉金釵
抱朴非營丹井用拙自得天機俗人謂東方曼倩吾

七言絕句

別牡丹
江上別友人
諸友十二首
太末別友人四首
無壽二親四首
西湖四首
懷李生
代牡丹送別
秋雨懷張司馬公社中
呂泳光七首
贈孫太史便道歸吳會
感事
趙姬墓七首
懷諸子

太末道中
姑蘇送別二首
徐州元夕二首
燕京即事二首
同馮開之訪李
贈陳伯符奉詔
送劉弼父高平二首
訓黃清父四首
塞下曲十首
過孔生故居
江南竹枝詞十首
渡黃河
送姚司理之吉安二首
淮馬上口占
歸娶七首 陳生惠馬鞭
宮詞十首
擬李白清平調三首

七言絕句

別牡丹

朱門向曉月如銀醉別尊前獨悵神露下天青嬌不語似將紅淚送行人

代牡丹送別

生來不解唱驪歌愁倚東風柰別何後夜月明蕉悴盡芳心一片下春波

東海屠隆長卿 著

江上別友人

夫君相送出江關我自登舟君自還黯黯莫雲愁不極江流照見別時顏

秋雨懷張司馬公社中諸友十二首

司馬公

梧桐蕭颯雨沉沉獨鶴高天下夕陰華屋詞人空悵望大湖秋滿白雲深

包朗臣

江上青山入夢懽大才終不稱微官雨中落日黃

秋夜客十二首

弘諸子二首

金閶詩四首

京兆四首

雨雪裘頓上留別遲崖

青龍浦舍諸君送冥遠

寄訊沈嘉則先生

舟中宴集得期華字

寄懷王百穀四首

故人孫茂才見枉贈別

寄田叔燕憶先司馬

和嘉則先生四詩

雜詩二十首

反愛妾換馬

從軍行三首

青浦署中有鶴池照影偶失足幾墮焉戲爲此詩
書五岳壯遊卷贈張山人平叔二首
豔歌二首
秋夜與嘉則先生送彭欽之應試留都二首
送方衆甫上春官四首
寄懷高升伯讀禮微服登城四首
綠牡丹
湘水曲爲張太史賦二首
咏白團扇
爲范太僕咏孫漢陽畫中
爲陳仲醇壽其尊人
江上觀水軍

烟嶼自買扁舟理釣竿
沈嘉則
幾年靈水泛秋濤四海名成兩鬢華微雨草深平楚綠日斜江上采蘋花
張孺穀
百粵風烟引故山愁騷獨擁楚妃還劒頭綠暗芙蓉色疎竹窓深早閉關
余君房
蘼蕪門巷雨垂垂城上秋陰鳥下遲日莫夫君何

處是洞蕭一曲掩江蘺

李賓父

高城水氣接微茫懷玉山人白晳長入夜心

子集雨深華燭碧梧涼

沈箕仲

風雨黃河燕趙回文捫華頂上天台秋来不問腰

肢瘦只采夫容佐酒盃

汪長文

蓬戶深深江雨多庁帆若個下烟波白雲不斷青

山在幾月山中住薜蘿

聞大連仲連兄弟爭

高樓把酒日長吟詞動寒烟萬戶砧湖上雨餘秋

水闊孤城落日抱江深

豐正元

一代才空草掩門詩名猶喜浔王孫腰問雪照吳

鈎白夜雨燈前好細論

楊伯翼

龍眠碧海探驪珠莽莽高雲迥自孤空憶對牀風

雨夜年来不寄一行書

田舒

不愛浮榮張長公煙霄萬里學冥鴻新成菴檄開
秋雨雨過清尊海月空

呂叔光七首

昔年相送木蘭舟黃葉秋風古渡頭不道相思江
上水東西今作御溝流

鶯花三月鬬青陽楊柳絲絲怯夜霜自是君心不
肯渡何言烏鵲限河梁

春草春花空復情豈應心似扇駐流鶯玉階自趁看
明月露下秋螢度紫笙

月落金舂待曙鷄自謂白首度前溪年華總似君
心變秋草無情絡緯啼

南浦年年生綠波思君幾度下黃河千金欲買相
如賦儂比長門怨更多

女事風雲不可期誤將明月託心知乘船日莫中
洲返採得夫容好寄誰

三山海上路漫漫家近蓬萊幾度看但願儂如瑶

草色尊前長浔奉君歡

太末別友人四首

風急霜鴻黯自驚井頭梧葉作雛聲朝来各向扁舟去斷尊前留取片時歡

舟去秋館燒燈月不明青楓落日大江寒悄向江頭問木蘭但頗孤帆西立馬萬山青直須買醉胡姬酒江上斜陽酒又醒

何處秋天不悵情垂楊立馬送汝上歸舟輕帆一片風去去天涯不可留蕭條

吹去目斷寒烟水自流

贈孫太史便道歸吳會薰壽二親四首

青羊橋上古儷人寄爾丹砂壽二親花滿高堂明月夜蒲萄綠酒髮如銀

斑衣綵紛舞儷即影動簾前列宿光親向丹霞調鳳管更於紫禁出鷄香

裊裊香車千里聞東方千騎擁春雲採菜南國癯瘏女亦辭提筐看使君

去日青袍遊子顏如今環珮玉珊珊成都冠蓋真

閒雅芙蓉如持節還

感事

玉堂人去事蕭涼蔓草春田自野墻惟有多情雙
燕子猶來江上覓雕梁

西湖四首

春曉湖上踏歌行湖草離離湖水清」片紅藥香
杏蔕花間轉出珮環聲

湖邊遊女玉珊珊馬上王孫勒錦鞍艷質新教雙
闕美大家生不怕人看

大隄楊柳映紅霞萬井樓臺千尺花翠盡黃金買
歌笑畫船猶自臘蘭橈年年歌舞馳

零落鈿釵香粉銷明朝猶自臘蘭橈年年歌舞馳
波去留浮寒烟鎖六橋

趙姬墓七首有引

趙姬字可蘭杭州名娼也嫁蔡生無何蔡生死
姬亦死之家人合兩塚塋相去里許姬不能徙
迺余君房過其墓傷之為賦絕句七章沈嘉則
亦賦余賦如數

孤塚纍纍兩處悲可憐生作蔡家姬芳魂應化相思對不放春風長兎絲
泥銷香移機生塵燕子樓空不見春一片傷心秋草綠墓門斜日照行人
東風幾度墓花開荒徑無人滿碧苔地下相思應不死黃壚那得望夫臺
胭脂香冷閟寒埏蹊對年年上古藤愁絶江邊蘗小小無情明月下西陵
當年死不共埋香塚落鈿釵草盡荒欲化韓憑雙

望一心無地記死央
黃泉看舞衣荒烟積草雨霏微閑情獨有雙
歲春來墓上飛
青山落日下荒原獨對蕭蕭悵魂鬼火陰陰秋
草宛月明應自語黃昏
懷李生
去年山路叫鈎輈水滿平蕪共泛舟又是一回春
草綠思君無日不登樓
懷諸子

面面青山壓戶低春深草長與人齊連天不識王
孫路樓外啼鵑日又西

太末道中

亂山深處有人家一道青烟出斜水暖沙晴溪
女出綠蘿低映小桃花

過孔生故居

忍聽西向有哭聲王孫歸路夜冥冥去年此日人
猶在洒淚東風草又青

姑蘇送別二首

崔舫翠被夜擁黃頭郎
廣陵城侵淮水多好風
煬帝萬戶悲楊空綠波
江淮女兒剌蘭舟浪打紅襦雪滿頭猶有擁爐香
閭裡深籠玉指撥箜篌
千人畫舫列如雲一派名香靜夜聞手把黃旗紅
袜額泰山東去禮元君

徐州元夕二首

客中元夕暗銷魂此夜令人憶故園踏遍九衢明

月色獨將孤影照千門

蕭條徐泗萬人行馬上絃歌落疲聲月色無如今

夕好燈光不似故園明

渡黃河

朝曛天陰日欲西北風吹雪雁行低黃河渡口行

人少一片寒沙沒馬蹄

燕京即事二首

燕趙佳人騎馬來金鞍繡絡鳳頭鞋橋邊不聞行

人看只把徵波照鈿釵

玉貌花驄兩鬬輝香風如火

衣燕姬少小能

莊廬秀色自崔嵬水射香爐日倒開風采少年誰

騎馬咲指金鞭踏月歸

送姚司理之吉安二首

不羨銀鞍白馬使君來西去極波濤都門愁絶相

宛宛青絲揷佩刀大江

思夜北斗闌干海月高

同馮開之訪李臨淮馬上口占

青氈扶疎暎紫騮長安大道夾朱樓輕塵不動流

星過落日垂鞭向五侯

贈陳伯符奉詔歸娶七首

今夕何夕花燭紅佩聲隱隱到房櫳香氣乍熏芳
麝暖夜深明月照朧朧

一双星影動秋河高燭深堂簇絳羅共道仙郎新
折桂不知天上下姮娥

宮中勑令如蒼燭天上初回玉鏡臺不是
如雨露春深那得百花開

夾道笙歌扶綉轂滿堂花月擁瓊瑜美人南國雖
秀夫壻東方千騎珠
樓上簫聲何縹緲夢中香氣太氤氳疏簾寶鏡春
秦月不舞羅裙是楚雲
少年白晳隊王昌笑看燈前七寶鞍舟舟紅蓮開
並帶臨池姬殺紫死央
羅衣錦帶合歡襦綽約
寶扇明年一曲鳳將雛

送劉獅父令高平二首

玉鞭烏衣鳥衣紫絲韁馬上秋雲擁太行三晉河山

自昔聖朝況復起循良
驪駒一曲指西河氛氣關門仙令過君去山川堪
浩眺古来汾水白雲多

陳生惠馬鞭

相贈還伶萬里心一鞭息盡鑄秋金風雲似挾青
驄去柳散春堤白日深

謝黃清父四首

燕姬壓酒一相從倚醉吳趨及曙鐘袖出流星雙
佩劍白雲片片落芙蓉

狂歌古游酒人名子把荆高燕市行間羣少年
上月夜寒江水夢吹笙

西風吹欲老貂裘却買珊胡糶紫騮莫向關門望
秋色黃雲落日易生愁

布衣誰復禁狂歌鐘鼓長安入夜多風急寒星吹
冰下高臺置酒傍銀河

宮詞十首

君王下詔選朱顏萬里明妃去不還秦殿月明多
少淚今人只恨玉門關

漢殘花開萬戶春空懸明月照墓帝紛紛玉貌圖
中見翻使蛾眉嫁遠人
草滿玉階延夜月霜凄繡戶掩秋垂一生不識
君王面那得龍輿入夢中
繡花開到綠波香芳草生来綉陌長太液池頭蓮
婵娟三五夜扉獻蕩漾清輝手可拈不照君王
百子帳教人却恨水晶簾千古說婷婷傷心鳥鵲橋
廣殿陰陰桂對青娟嫁

過過安得身如織女星
深宮入鎌天台漠漠春日雲霞裏人在桃花千
對裡年年惟有燕飛来
綠窓寂寞午鶯啼紅玉撥頭壓鬢低一陣桐花飄
繡帶回風流過御溝西
睡起楊花滿綉牀脱天如水碧雲涼珍珠簾外珍
龍月照見西宮春夜長
金殿門開簇絳紗明珠先賜貴人家同来女伴空
相望已是遥天隔彩霞

塞下曲十首

秋来驕虜盜邊疆濕入關前蹴踘塲夜半角聲齊上馬刀頭明月白如霜

旌旗雨雪壓營門刁斗無聲日欲昏總是爲主胡地長琵琶馬上亦銷魂

雒醉踏入轅門美寶刀

部落千群番馬高黃金大椀賜蒲萄寵前驚日胡

鐵騎橫行大漢空將軍羽箭揀長虹單于輦上看

秋色獵獵旌旗卷北風

往隨都護出行邊斬得胡頭馬上懸萬里無人沙

月白霜前獨枕刀眠

千里風塵血色斑長城人去幾時還馬頭十丈陰

山雪凍殺黃雲不度關

昨夜旄頭報虜塵鼓鼙聲落一片黃沙不見人

邊城九月寄衣裳不見歸妝見淚行借得長安歌

舞月爲君一照玉門霜

壯風烈烈辭金闕壯士歸邊髮總華却恨胡姬顏

似玉生来少小慣風沙
怨入秋閨玉筯寒滿天明月錦機殘一生不識關
山路欲作遼西夢更難

擬李白清平調三首

兩邊紅粉映春紗一片初陽生彩霞度救成臨
太液君王錯認是荷花
嫦娥天遣下彤闕鸞與君王着寶衣不是神僊安
有此三千粉黛共光輝
一痕紅玉上春拙歲歲名花總不銷吹遂關干

月滿臺君共度可憐宵

秋夜客懷二首

高城霜落大江空蕭蕭馬上生寒風安知今夜秋
閨夢不在蘆花明月中

別後都忘歲月閑偶於紅葉見秋殘西風吹入流
笛篁應念征人關塞寒

雨雪裘頼上留別遲茂弘諸子二首

諸子走大雪中二百餘里相送日昊臨分涕泗
橫集不忍別乃託宿村中一夕明旦痛哭而別

遂有此作

管鮑墳前白艸腓如君不謂古人稀天寒之馬来相送踏破芸邨雪滿衣

宛轉別君真自難天涯龍劍若為看疎燈今夜山橋雪明日寒雲應更寒

金閶詩四首

中官分賜綠蒲桃醉落金盤疲月高莫問長安車馬色　君王不忍讐輪袍

日照雕梁彩鴛窗自傷團扇及秋風吳來不顧飛

蓬首誰道踈眉老去工吳歌宛轉綠波前何處西園不可憐翠被不来空

老大幾時重上鄂君船　花深酒力温君有綠萼條

年年燕子傍朱門日暖花香自美主人不是卓王孫

寄莊壽州二首

青青草色送王孫峽上紛紛車馬喧不是侯人迷紫氣仙郎偷浔度關門

一曲滄浪酒一盃平沙淅淅櫂船回金梭堤上空

延佇白日公風雨来

京兆四首

五雲闕下拜新恩舊日聲名動紫宸花滿六朝金粉地垂楊夾道隠朱輪
兩岳華簪擁漢冠玉階朝罷出承歡舞衣五色裁宮錦美酒千鍾賜大官
京兆風流到處聞王孫爭看擁如雲緑楊一片秦淮水春日無波照使君
美人為政漢循良古金陵亦帝鄉萬戸不関清自古

疲月滿城歌吹暖生香

七夕別友人四首

嬌歌宛轉落君前白露凉風秋滿船獨有清淮流日夜長河明月到時圓
蘭舟絲管在河梁惜別頻移燈燭光慎勿尊前歌白苧古来此曲斷人腸
関山獨夜對妻清此夕何夕送君行天上黄姑織女淚相看絶似兩人情
呼童檐鯉出金盤非斗闌干銀燭殘且莫與君論

後夜天涯有酒不能歡

青龍滿金諸君送莫厭韓潯春字

泌棠迤邐大隄春水綠花紅送遠人可忍臨觴不
盡醉明朝芳草伴車輪

寄訊沈嘉則先生

漠漠春雲隔大江延津龍劍幾時雙先生杖底中
原闊何處花前倒玉缸

寄懷王百穀四首

寢船空壓太湖青愁絕蘼蕪湖上亭脉脉思

和嘉則先生四詩

嘉則先生自言好衣緋春卬則用以走馬東山則用以把釣高樓則用以對雪因作四詩而余和之

花邊部外散春愁白日春衫豔紫騮一道紅光流水過行人疑是富平矣

山壓平湖綠水長夕央鷺見少年裝調笙雜坐櫻桃下血暈佳人繡裲襠

木蘭烟嫋釣絲風落日青廻江上峰不是瀟湘秋

瑟瑟仙人鄧浮着夫容
羅浮夢破月漫漫凍合銅瓶傍井欄白雪樓中光
忽赭踈簾旛銀燭不知寒

雜詩二十首

湘妃竹

翠華寂莫倚龍孫哭向蒼梧白日昏江雨自深三
楚之淚春雲不散九疑魂

秦王捲衣

承恩侍宴夜登紅月上咸陽春對中親捲龍綃三
百疋侍臣捧出合歡宮

吳王試劍石

千載吳王氣未平闔閭鍛馬出郊坰波磨寶劍空
山響石上苔花春雨青

高帝斬蛇劍

天門劍缺曜真龍大澤寒雲抹劍鋒兒母夜呼妖
血冷壯風吹出綠芙容

賈佩蘭出為段儒妻

水泛櫻花出御溝扶風月似漢宮秋閒来記得宮

中事五色同心百鍊鍰
探丸
向夕探丸禁月高不辭名入五陵豪殺人使酒驚
都市紫驚斜飛露寶刀
藏鈎
雜坐斕斑繡襫禮羣姬二一列夫容百花深處渾
無覓却被微波誤殺儂
蹴踘
繡襮花輕少年場對立金釵十二行粉面作伍紅
玉軟春風無賴綺羅香
鞦韆
十五妖姬體欲僊長虹高挂彩繩邊蒨裙半蘸銀
河水翻落驚鴻破紫烟
春日獨當壚
二八胡姬白似霜春風小雨石楠香壚頭玉腕金
跳脫醉殺搒鞭馬上郎
七寶避風臺
天寒雪色暈微紅自是神僊下漢宮不有高臺臨

太液曰風吹去碧雲中龍聲鄭城開六宮簫管千
薛夜來
露濕烟空銅雀臺君王歌舞宵行水氣秋公子風流華
門火新浔佳人字爽來
清夜遊西園
芙容開滿曲池頭燈耀
屋在絳紗高燭引筐篌
愛妾換馬
青驪不數千金價紅粉
真傾十五城鸞鏡自空龍

種在陌頭春日萬花明
採蓮曲
金塘綠水月痕微採浔
妾貌更將荷葉比儂衣
若耶溪
佳人玉臂捲春羅拂水紅
姑曲畫船風送採菱歌
北風吹裙帶
西園蕙草亂鳴蛩池上
涼風羅帶香洒淚向天

欲濕秋河不動月如霜

宮蠶

桑園寂寂六宮人鳳管龍笙別殿新愁似春絲抽不盡羅衣空自疊秋塵

燕姬墮馬

美人綽約萬花西寶馬攢六翮碧玉蹄總是身輕如燕子落來羅襪不沾泥

春閨怨

雲母屏前月到初露飛花下淚如珠閒來自抱箜篌

箜篌彈落春霜冷 繡襦

反愛妾換馬

騅眉黯黯向乘黃欲取繁花比淚行妾有千金堪買駿為君長鞚紫遊疆

從軍行三首

太白旗高建紫霓寒雲直壓五陵西笑驅龍馬行空去門外蛾眉黯自低

紫塞黃河未立功月高霜冷陣門空馬頭一曲丁都護吹落胡笳萬里風

年少貪趨麟閣勳提兵親屬大將軍畫旗畫捲盧
龍雪鐵騎宵馳瀚海雲

青浦署中有鸛臨池照影偶然失忌幾墮鳥
戲為此詩

縞衣丹頂雪離披照影踈踈到曲池六翮未齊雙
足在忽驚春水踏空枝

送彭欽之應試留都二首

六朝絃管上烟空玉殿虛無星漢中君去天行踏
秋月白門踈柳暎青驄

客子華衫白苧輕月光如水露華清天風吹落霓
裳曲樂府先傳第一聲

書五嶽壯遊卷贈張山人平叔二首

五嶽如今總屬君太華西去躡層雲拾来一片峰
頭月更取蓮華照劍文

袖裡真形五岳圖坐看名字落江湖芒鞵竹杖申
申去大醉八千峰雲氣孤

豔歌二首

素縞紅菱露氣微芙蓉片片剪秋衣美人家住橫

塘口一曲蘭舟泛夜歸
湖上絃歌沙嘴晴妃央豈是使君情似將綠水為
雙髻自合吹簫向月明

浦口夜泛同沈嘉則馮開之三首

出郤逍遥亦偶然夜深波靜月滿樓船使君落落風
流在漾水橫塘歌采蓮
水國微茫夜欲分蘭舟沙渚獨憐君露華不妬蕪
菱色一派歌聲入彩雲
宇落三霜改髮毛相逢一笑問吳刀笛聲吹落魚
龍夢頭上銀河烱自高

秋夜與嘉則先生微服登城四首

月照嚴城露滿天六街燈燭散秋煙青溪窈窕無
人處忽送清歌出水邊
水抱千家對色空逍遥野服岁凉風自憐浮傍真
人氣疑在緱山羽月中
郤西寒渚落紅衣隱隱疎林白板扉默荇參差葉
暗唱歌浦口夜船歸
海色蒼蒼卷莫雲五花亂影七星文兒童燈下来

相訟白雪單衫是使君

送方公甫上春官四首

天寒碧瓦海雲蒼紅燭燒殘入夜霜好去誰鐘長樂下定知春色在垂楊

門前明月挂簫鈎塞上寒風吹不休濁酒欲醒君欲去大江落木送行舟

紅版青樓出杏花風和春殿燕飛斜萬戶雞聲東海曙珊胡寶玦向誰家

急管悲絲雜雁聲輕烟散盡浦沙晴長安豈是無

明月得似尊前此夜清

湘水曲為張太史賦二首

芙蓉萬片楚峰青潮響空舲月欲生春雨相思斑竹淚坐凭瑤瑟舞無聲

江花綽約水娟娟不盡蘼蕪賦楚烟我自含情向雙鯉南風吹曲月明前

寄懷高升伯讀礼山中

高空瑟瑟斷雲低荒土烏傷入夜啼憶爾令懷霜月下悲風多在白楊西

為范太僕咏孫漢陽畫綠牡丹

漢陽太守舊王孫筆點春工到囿園玉笛聲中明月老東風吹出綠珠魂

為陳仲醞壽其尊人

何年騎鶴向青城況有仙郎善玉笙鶏犬似攀天上住不逢眉宇只聞名

咏白團扇

班姬宮怨疲初長影妬團圓明月光對底流螢度裏池風滿泛玉階涼

江上觀水軍

樓船疊鼓響空陂海上魚龍避水犀旌旆看將軍開鵲印蕭蕭落葉大旗西

代內以玉簪遺孫夫人三首

孫夫人者白下太史君典姬也與室人有昏姻之約遺以玉簪而屠子為代作詩三首

六朝香粉五陵豪擲下筇筷看寶刀舊是瑕璞陵下住欲將春色比天桃

一紙雲箋五色羅綈綿題親自敬關河如今異姓為

棠棣肯着春風上女蘿
文采真能愛子虛少年親自比雙魚玉簪錦字遥
相寄聞道卿家玉不如

寄瞿生甲

瞿郎十四髮覆額大吟天門撼日光生兒如此真
英物才子文章烈士腸

贈沈秀才之西湖訪開之二首

故人蹤跡寄滄州引得烟霞飛滿樓花下小車堪
上月不知何處坐笠屐

送君向夕歌青溪訪我同心湖水西杲杲春陽紅
三爭雙柑斗酒聽黃鸝

序

嘉則先生詩選序　壽稷丘先生八十序
唐詩品彙選釋斷序
蕘集自序
贈楊君令益都序　贈徐君令海陽序
壽李參菊六十序　壽黃翁七十序
壽江大夫人六十序
出使録序　贈陳伯符奉命歸娶序
陳子有制義序

壽苑太僕七十序 壽谿谷先生五十序

青溪集序

東海屠隆長卿甫

序

沈嘉則先生詩選序

不佞覽觀志縣神州吊古豪傑蓋私心誠咨嗟慨歎之爲則竊疑河嶽英靈之氣天或鍾畱於西北雄渾故其民慷慨而深沉若青齊燕趙若關中太原古振世豪傑之產往往而在無論姬姒姬孔即如文章家稱不朽者亦率皆

其產無論古昔即如空同大復兩先生又西北人
嗟嗟吾東南之美信徒竹箭矣乎昔秦南之羞也
吳越金陵王氣道壹姑蘇下大江經之稽而盤礴
於甬東甬東者西枕會稽東俯滄海改越王句踐
之墟地不壯於此矣大風之所震蕩長波之所
搏可矣至歷千百歲無之即有之非其至者嗟何
激厲氣不烈於此矣謂宜有振世豪傑主其閒命
以故乃近者靈氣收降今當世而照耀乘茲與青齊燕趙閧中太原相等
文稍稍出巨幼司馬公主

盟於藝壇沈肩吾馳譽於金馬君房箕仲高視於
青紫嘉則絕出於布衣後来之雋門龍變雲蒸指殆
不可以一二公也而莫力追遷固氣吞曹劉六
代而下所不齒也蓋雅道勃勃興起矣巡諸君所
到皆傑然名家乃嘉則先生者當何以云哉先生
才高甚少為博士諸生所操博士家言好麾斥常
調而高自出奇以故有司浔之輒若然不省其云
何坐是竟連蹇不第世宗皇帝時嘗從胡少保行
聞為書記少保才先生待以國士少保先生遂

挾策走湖海往來吳楚閩粵間先生少年才思敏博能對客揮長句落筆百韵不止咸蕭灑出塵表名以是大譟及歷覽天下佳山水結交海內豪傑遂以盡文章之大觀所造益精而所得益艱往往悔其少作矣方先生從少保省余少不解事稍長從諸大夫士遊而先生又多在湖海間故余雖嚮慕先生先生亦且知東海有屠生也者而絕不相聞一日晤先生於張司馬公所一見把臂驩如平生遂連宿先生齋中先生盡出所為諸稾讀之至漏下五鼓不倦如登一曲華山下瞰黃河若帶眺泰岱臨碣石而瞰滄海曾不盈睫焉益覺其六合矣始先生名滿天下天下士大夫無弗稱先生者而余猶強項不下至是始嗒然心折先生顧壯而稱弟子云夫今世脩文之士揣字內用力勤矣或不自得自得矣或不見大見大矣或不致精致精矣或才情不傳合并薄收須臾之譽而終滅萬世之名天刑之安可解也乃同志之夫文淪司馬子長詩淪漢魏樂府樂府而下淪盛唐以是古卑

今則人又能矣乃取之博大而出之無窮挹之
長而運之神應所謂一代總統之才者竊以謂先
生是邪非邪今人學子長尺尺寸寸求之字模句
倣惟恐弗肖循墻而走弱喪而喜不得展步而先生歌
從容出之若不經意即言皆若出自太史公口
吻中譬如庖丁之技提刀而立躊躇四顧何勇也
今之擬樂府者徒得古樂府之字句耳先生不屑
屑於擬古而舂容雅樂即言言無不佾漢魏聲五
言古詩亦出自機杼而富才動力自令鮑謝却走

若先生之於唐音猶儕倭丈人之承蜩掇之而已
矣而尤長於七言古詩蓋海內稱獨步焉王元美
謂先生布衣之傑嗟乎先生獨傑布衣也與哉先
生嘗從酒中大言曰世人多稱李杜率無定品李
如春卉秋波無不可愛然注目易盡耳至如老杜
如堪輿中煞大山喬嶽長河巨海纖草穠華怪松
古楨惠風微波嚴霜烈日何不有也吾當李則顏
行當杜則趾面聞者錯愕余蓋有味乎其言之也
先生先登藝亹之上詹臂一呼千夫同斃即海上

諸君子犁然蔚起乃先生建標之力何可誣也而
令四明增而高大海增而深東南之美遂與青齊
燕趙閩中太原爭雄長豈不盛哉昔班孟堅佐漢
書傳武仲猶然咲之揚子雲法言信其又傳者桓
君山十人而已夫兩生之文同昔者有識有不識
乃皆闇汚當昔而顯灼後代矧先生為世人譽濟
南生汪伯玉吳明卿徐子與王元美兄弟皆以才
自雄傲睨一代視海內寥無人而獨推轂先生此
其人可知矣即不佞非諛先生者

也今具篇章其在正法眼者第觀之法須何有於不
佞言先生命其從子箕仲選先生詩為句詩選若干
箕仲之選精矣而先生屬不佞序之不佞先生之集
不朽不佞得以文字持名其間亦且不朽不佞之
徼惠於先生大矣

壽稷丘先生八十九疇之尊大人序

稷丘先生者沈箕仲之所以大也先生益所謂篤
行君子先是先生家貲用饒已而居貧則以弟妹

子女多故先生恒子女不後於其身眡弟妹不後於其子女母先生事其後母王夫人不異其所生母身所自奉衣食取苟具而以其美者進之王夫人及其弟若妹子若女家人或習閑適弗自力率一切置不問而獸身當操作或謂之曰君良苦而家人多矣彼各不有命耶人生凡何而胼胝黧黑元寵年且弟妹之與子女就親乎而忝自異猶可為富人居而不蚤自異而奈何獨以一身當勞若先生曰家不幸就落所身當獸有余尒余則不然勞誰當勞者弟妹子女吾以為比一體吾又安能燕鼠其家之人而求為富人居謹謝長者其好勤勞食力篤厚天倫不愧如此所居中林田廬墻圍相屬先生日課傭保治田圃而或與雜佐編趺遶舍前後徐行口咿嚶微吟古詩文登望四野遠近綠油油然如沃以此自老少讀書知大義明於世務在希衣絕口不談世務曰吾薹食者爾安事肉食語彼肉食者鄙不鄙

吾何知而以布衣口曉曉從諸大夫譚不亦左乎
教其長子九韶業儒九韶病在褒業又教其仲子
九疇九疇以諸生才名蔚起吳越閉寢不問曰吾教兒子讀書能為
榮名矣而先生又置不問曰乃翁人忝吾又安能知上某榮名完真抱一弗與外事
與人處廓蕩無他腸人或以機事進先生曰乃翁抱甕灌園者忝何知機事鴻荒以還混沌既鑿人
懷城府巧詐橫生九竅百折匪直地險由人心生
矣而余獨抱朴以遊於世世且以為愚公谷之人

實而不可且吾不能詭人人亦烏何能詭泰世
是益多先生稱為長者余卿中林沈氏出自吳興
六朝而下代有聞人稱盛矣乃中林其先未甚盛
盛之自今日始若嘉則曾有倚吾長孺諸君皆世
所號稱魁壘雄傑之士顧夫若諸沈黯黮然者
寧有二矣不佞嘗一再過中林山川無大奇即何
以能有此諸沈哉則淳之稷丘先生云不佞觀天
地之生大物也夫物非能自大則深沈盤鬱之气

為之沃土上腴完生楩柟蛟龍之生也蓋又有大澤矣故曰風之積也不厚則其負大翼也無力水之積也不厚則其負大舟也無力夫物大者未有以薄殖者也今諸沈之累〻乎方駕而起而聲相切而武相望以翕赫一旨哄非夙尚之山川則其前人啟靈好脩壽牧之身而厚遺其後之人其所底藉者深也所庇藉者深以有顯人今聞長世不亦宜乎故曰觀於穆丘先生而知沈氏之所以大也諸沈氏與不佞隆章用文學起為豪舉好操觚

鉅舍然自放而散薄樸遨小儒拘攣俗學而飾性命之談以護其所短先生弗是也亦弗禁蓋所謂完真抱一而弗與外事者此其天性先生今季八十高矣是為萬曆五年丁丑會九疇與不佞隆並登進士第九疇一日過不佞隆請曰家大人茹荼慕教兒子九疇董董有立今拿家大人春秋八十而遠九疇成進士乃始通藝都下不淂東具屠酒為壽神惝怪動矣將徼靈靈於吾子吾子寔知家大人深手圖之不佞隆因繫之感焉曰隆家脊老

母明年且八十倘得就小吏四方迎養老母上為
明天子牧養元元而下伸為烏之私不俟隆之所
大奠也明年余將乞言於子即今者隆惡得無言

唐詩品彙選釋敘序

夫詩由性情生者也詩自三百篇而降作者多矣
乃世人往往好稱唐人何也則其所託興者深也
非獨其所託興者深也謂其猶有風人之遺也非
歌謂其猶有風人之遺也則其生乎性情者也夫
性情有悲有喜要之乎可喜矣五言有哀有樂和
聲能使人歡然而忘愁忘哀能使人悽愴惻惻而
不寧然人不獘好和聲哀聲至於今不
廢也其所不廢者可喜也唐人之言繁華綺麗優
游清曠盛矣其言邊塞征戍離別窮愁率感慨沉
抑頓挫深長足動人者即悲壯可喜也讀宋而下
詩則悶矣其調俗其味短無論哀思即其言愉快
讀之則不快何也三百篇傳大傳大則詩漢魏詩
雄渾雄渾則詩唐人詩婉壯婉壯則詩彼宋而下
何為詩道其亡乎遂禮高氏選唐詩品彙其所取

博則博矣精未也乃黃觀察公選之加精焉而又為之釋斷然後唐人河嶽之精靈歷百千載如在乎則觀察公之勤奈何可耻小也

舊集自敘

今學士譚詩文者何其耒耜戰方而哉腹不習先民之不登大雅嘗試咿嚘稍以音節輒爹口而薄古人夫古人安可薄也當其卒業此道神搖搖乎稻沼芒而上之而游乎九天之而游乎九淵取精多矣用物弘矣業已入以修矣及其日久論定名言紙何其大者才寡寥數篇而已學士往往當一家而今人好纂衆論衆體矣而災日月焉山川羞後世且遺迹棄之則古人非拙也今學士用諸生譚秩契家朝釋呫嘩矣為詩歌肖何速乎身歿而集出出且克棟矣其高者蟬蛻諸生歟向古人務佐壯語厚自標表目為雄才高天大海不災乎余自總角學伊吾時有所得多棄而不收恩為大物災今存者什不當

一二曾不敢望今之君子而何以夢寐古人為客
語屠子曰往子南家論詩文於京師則古證今甲
豈乙不此瑕彼瑜餘所彈躰言辯矣而持論卒無
定子知詩美與惡與何說而定屠子曰余惡知詩
又惡知詩美其遠者美邪惡者美邪物有萬品要之乎遠
矣詩有萬品要之乎遠矣今夫天青日出山川晶
晶六合曠朗黙黑霆霹雷電交至崩雲暴雨惡風
發作其狀異矣今夫閻風之上泰山之巔鴻濛超
忽萬里九席陰崖盤谷下臨千仞紆迴湍洞龍蛇
鬼神不可測其境殊矣今夫長波鉅海巨
幕天地若翻日月倒行險壯無極也而清溪白石
之間亭泓漫漫浸淫小大易觀矣今夫
鄭衛之郊郇鄆之道葺葺者卅邪孌灼灼邪歌懷
春之章稱勺藥之詩則可謂至矣而方瞳綠睛之
夫采芝茹松剡形息景咿大石而謌扈嶷當而遨
榮枯殊致矣今夫翟冠翠翹編衣綦巾文質彪矣
洪鐘鼉鼓清濁辨矣然而當之無弗適也夫當之
無弗適斯兩存之也余讀古人之詩則瀟然以適

而讀今人詩則不遠斯其故何也其美惡之辨每
余惡知詩又惡知詩美曰若昌則空同子所稱金
元之樂今盛行民間滌媟而哀思響越而瀏亮亦
快人矣美與惡与曰噫嘻曼惡乎快哉余方入耳
則驩然而心動已則悄然以悲久則氣索索然而
沉余嘗讀古詩歌讀數過稍厭束書起過而復新
讀可老也嘗試取民間耆讀之能終篇乎何論金
元夫宋人亦若曼矣此適不適之辨与即余之作
吾取吾適也吾取吾適而惡乎美而惡乎不美言

又安能知之

贈陳伯符奉 命歸娶序

萬曆丁丑陳子成進士奉命歸娶則春秋十九余
陳子之奉命歸娶也都人士嘖嘖中豔之胡然乎
陳子才也才少而成進士也成進士而歸娶也歸
娶而奉命以行也是都人士之所為嘖嘖中豔者
也成進士有不必才者矣而陳子才才有不必少
者矣而奉命以行且少有不必成進士者矣而陳
子成進士而歸娶奉命以行豈不亦世之盛美

罕覯者哉頲不佞之所為中豔陳子者不在是陳子以萬曆丙子歲與予又同陳子十九佘其所為公車奏牘顧湛酬爾雅蒼然色也至譚國家善敗之數洎諸種種出旨務又大氏智計深長歎歎謀國石畫主者時之謂是必風學弘啓牘則少年乃大相視歎詫於是才名藉藉籍譟都下都下諸公爭識陳子人謂陳子必豪少年負氣而陳子殊不豪少年負氣益嘵嘵嚅嚅折諸公問其中耿介亹亹不倦高而外為共稿与人不忤惟其當而已以是遊於世世其適而已處事不膠惟其當而已以是遊於世世無難也不佞益視陳子十五年長而處世不遠陳子遠甚矣昔賈長沙王子淵皆少年稱俊才率示免浮華耿宕之氣而陳子長厚不露老成人若爾豈不難哉不佞之所為中豔陳子者以此陳子歸可謂衣綉晝行矣光動里閈里閈且又嘖嘖中豔陳子不佞頲陳子益自廣其無徒取光榮里閈也與哉

贈楊君令益都序 代作

太原楊君而立以經術起家萬曆丁丑進士拜益都令將行過不佞問政曰植不肖幸籍先生寵靈通籍於朝為令則亦惟是不肖之故願安所能為植懼廢墜厥業以忝門下將若之何不佞曰夫仕奈何薄令哉令奉 天王之命長一邑一邑之事皆閣白令事有不閑白令者皆得操 天王之法議其後矣貴臣藉寵靈於朝可願指百僚而乃歸倪而聽於令無敢橫以法裁之易令而井豪椎埋為姦力折千夫莫有詰者而令走二慚隸以候箠使之如區狐豚天諸編氓老少婦子詰旦瘏瘵煩冤礙苦同不朝拜官而志意可久行者怵之望歲也士趑布衣朝夕仰而待命益不啻農夫令亦仕奈何薄令哉願不依私計之令幸制一邑手搖足即境內視以禍福焉政令之行有如抱鼓其所伸縮展厝非持之至公不可吾之頗僻趑微芒而彼下之受之者已盈於尋丈一不當而頗政行於一家即一家之一邑即一邑之人悲愁嗟嘆矣北循其顯者有姑

息短於仁恕趨走短於威明闇葬
短於長厚有一於此皆黜者政令之行有上之人以為賢而上以為不賢吾汝為上則下不
下之人以為賢而上以為不賢吾汝為不賢有
堪以為下則上不堪下不堪則德兼不脩而令之
職廢上不堪則名譽不起而令之職亦廢令獨奈
何而可易為也雖然亦顧人立制之而已今夫洪者
亂流而渡則其所以為患者非風濤也操舟而謹
維楫哉不濟矣其有不濟者乎天吾奚感也歟

著不志於的中無幸矣不志於的矣有不中者不遠
也為令而競競循法守謹官戒上之敬共主命而
下之顧畏民咎蚤夜以思庶幾其為賢令如是即
不幸而浔過必小上且亮焉藉令蔑視其上下而
從欲以逞其誰能堪之故吾無患為令難為賢令
難也楊君為益都令都固古青齊大国往牒所稱
車擊轂人肩摩二一舉其數華沃饒雜讓往昔其
為冗劇可知秀人好訴青社之間其鬪
鷄走馬樗蒱跕[illegible]奉為姦利者安知視昔不

百有一存者乎則為君獨秉何以治之也仁而不
果通而不詭嚴而不刻厚而不阿而又出之忠誠
操之粹白何癘之弗可為矣楊君德器深湛蓋有
道君子也為益都吾且奚患哉

贈徐君令海陽序 代作

姑蘇徐君繼薇郤家萬曆丁丑進士出令海陽海
陽者嶺以南劇邑固賢詰展布之資也世人不達
徑往中豎內僚謂內僚無所彈壓不至罄折奔走
監司間貢佾矣而薄州縣之役為勞人且不見喜

[illegible]士君子涉世何論步立心即奈何問事貴為
賢哉彼都人士方屈首白屋之下覽觀古今馳騁
書史或抵掌譚當世之務則以為天下事可迎刃
蔚矣然皆非浔於身所涉歷之以意揣摩之者也
夫以意揣摩之豈不詓高深者也室言難實公天乃八一朝趨遠布衣為
王官幸而叨內僚依棨鼓文曲下侍從之臣待詔金
馬鋪張鴻烈諫諍之臣出入林不闕拾遺補過則既
可謂榮名茂伐矣而後事州縣者分天子只尺

之符出而宰制一方駐節環而待命受約束窺喜怒望靈爽希恩澤何人弗行何慕弗止何威弗宣何德弗布朝行一政昔亦而及民矣吾且為言公五日且為文公羽吾耳為政朝而及民矣吾且為言公五日且為文公羽吾耳為讓黃卓魯一展曆佥即有所陋仃歷然以彈壓故而令掣肘不得逞所願欲為循向人世寧多見乎又多閱千世故諸絆梦勳勳細大麻徘指皆其身所閱歷而經營其所閱歷者多則其明斷見博其所經營者又則其形神固故無論不薛州縣之事薛無不

若矣無論不能州縣能其官無不能者矣登九州之疇者復為高深乎由此言之豈弟長厚人而又平也不佞觀徐君篤篤潁洞益知也抑不佞猶有說焉為令長者君宰百里之人而居鄙重不輕裘遇事且捷若矯矢則其為海陽可知也抑不佞猶有說焉為令下急羔張皇小民屬耳息扶伏即其沉寃不易達也豪有力者或姦利積於亚山

而長吏至不敢詰姦猾之胥胥盤結積蠹舞文玩法
肆為侵牟而閭閻至一夫吞噬不敢出口故御門以內
弗逮於寬政以禁姦公也御門以外弗逮於苛政以
廣慈惠也平易以捐循元也威力以鋤強橫也
新其大者也徐君嘗首蒞英明其罔不孚矣庖丁之
技提刀十九年如新發於硎夫十九年猶新發於
硎方其新發何可當哉也從此十九年而往卜諸此
矣徐君其勉之

壽李翁六十序

夫妬忌貧賤固不若石砭石砭富貴古之賢豪大人
非頊頊原憲而使蹠跖躋席門窮巷之下即何足以
稱揚哉蓋世有嘗出公嘗勢利而羞貧賤矣孰
利何足榮謂其磊石砭富貴者也貧賤何足羞謂其
呿呿貧賤者也范蠡霸越成退而浮五湖即三致
千金夫三致千金人以為賈豎小節耳不知與亦
英雄長笑之餘也世有操奇贏市賤絲身而猶然
寓人子者非獻數奇忘或其智計淺矣余姻李翁
東髮遊京師往大俠酒人放浪樗蒲跳踉之場蓋

其少年時豪甚已而乘巨艦出五湖依瞻美于故事即策賈成敗無不奇中者會亦有天幸不十年而手致數千金顧布衣飯脫粟質任自然不以貴雄里中兒而昔與故人賓客箕踞豪飲酒後耳熱投壺射覆忼慨歎咤四座生風居然五陵豪又儻蕩善施而謙為纖嗇聲出千金潤故人賓客而浮怒嫚罵之人不見德又善以智自全不以財窘悠平生不作兒女子仁媚人而人亦無有甘心於翁者此其智計豈淺小哉今浔當長頸烏喙之主麾

然佐會稽下風而乃徒以英雄長策用之乃雖大盈間則所遇異也李翁三丈夫子中子之文彬彬罪儒生而孟李則真衆舉有父風三子者其罷屈不同皆賢子也人言李翁有後哉萬曆戊寅中秋日

題翁六十生辰屬不佞居滙泗不浔與賓客奉觴之列乃遥申此章為翁頌壽顧不佞無能游瑒翁夫人賴榮名豈有既乎

壽黃公翁七十序

夫黃先生者可謂高玄朗者也士業已屈詘捷

書即恩經營天下生民軍者驅於榮利之塲多
殖厚享內以媚其妻子而外誇里閈此無論高者
低厲崇階上伐以為脩名而託竹素或竭天下之
力以徼厚俾而軒擧鴻張技機遘會殫心勞形至
皓首窮年而不知止此非不鴻鉅為世丈夫其於
性命之理曷典焉黃先生以貴為郎丞鴻臚留都
贊 國家典禮文采表於世矣適昔而歷數中外
踐登華要即無論榮利以彼其知計脩名上伐無
難致者先生顧志輕珪組心慕雲壑玄髩乞身東

小雅歌而咏先王之風歲時伏臘置酒張筵位大
雅之會詩取遣性靈而止不以雕虫之技苦心勞
形酒德不甚深而三爵沖融居然綺酤何至倒接
離豪飲哉其於世味泊如也又以行義高於一鄉
鄉大夫虛左鄉祭酒之位者踵接也卿右之表通
德門稱鄭公鄉者先生不媿焉夫世味薄則純德
守勞勤參則天和全行義高則基垣厚逍遥放則
神明宅以是而託於萬形之間何往而不淳其所

謂高曠玄朗者哉不待某典先生有昏姻之好其
子某君弘達而温恵有先生風如漢禹石君家稱
世篤行長者不俟某有咨嗟豔慕烏於是先生春
秋且七十而某為之敘夫不俟某之敘德烏能稱
揚先生哉

壽江太夫人六十序

夫婦德难哉丈夫子覽觀古昔彼其中多有概於
達人獨行徃寡廓之觀而操介特之標岸然矯俗
為衆庶規倘非其好則或以為名高老也非以為

高則其見至也夫婦德難哉平屋不習見往往
濡鈌其見不越乎家人米鹽絲絮閒顧安所尋高
豪而稱之婦行高豪非得之習見蓋其天性然矣
太夫人者姓某氏余年伯新都江先生夫人同年
江君東之母也夫人歸江先生歲食貧夫人
相先生事其姑某夫人蓋孝養恣至夫婦饘粥不
倫而不忍一日不倫某夫人甘毳先生居鄉好怙
恤人之急為高行不以貧為辭夫人提德兼典
先生相砥勸無所苦嘗收先人遺書於姑龕之妾

氏姜氏隣富人欲兼姜氏室則陰持其事說先生令急之急之則姜氏坐困其家且折而入於富人先生謝曰奈何傾人以自封殖五寧無責不可令姜氏無家遂棄責歸夫人殊喜行義當如是矣諸兄弟坐貧先生鬻產資諸兄弟逾什一之利諸兄才貲用稍饒而先生日益困夫人屢之怡然謂先生曰君家伯仲故自不給君實鬻產為諸伯仲地君之不給則糸惟是諸伯仲之故今諸伯仲誠幸不乏統君即有不給其奚傷其又安能枵腹其家人而厚自擁其富饒孟未嘗怨言德色諸妯以訓此尤人情之所難哉世恒稱慈母夫人即慈不次賙嫗姑息畜其諸子務朝夕教誨引之德義江君自甲子舉於鄉頗連蹇不第者十年有奇意邑邑不自得夫人呼謂曰兒來兒憙不能為人無憙不弟矣其益自砥志脩名以自託士君子之林次無墜先人之迹況余觀人士以行義名天下而聚來茲者豈以盡世之通顯責人哉至貧常事佘其無次口體累兒子兒子其勉之矣及禹曆丁丑江

君與不佞同年進士夫人則又遺書高師戒之曰兒嘗患不第今業已第余之所為若患者非不第也患若家主上恩且叨一官中外其有不矢乃心從事而或二三其德以忝厥分者余且弗子不佞幸得以同年之義從江君遊見其恂恂雅人行能率矜卓不奭於程則既私心嚮慕及觀於太夫人然後乃知江君之賢有自哉有自哉今年太夫人壽六十不佞觀於太夫人之所為壽者其有德而賢有德而賢名在史氏壽且越千百紀即將籍天子之寵光以為太夫人榮此世俗之咸無取焉

出使錄序

嗟嗟陳將軍何其壯也陳將軍故書生嘗持文墨議論顧獨心慷慨喜奇節時時與人談陰符黃石人竊姍笑之不信也 世宗皇帝時會海上多故日本內訌尋干戈不已當事者計得深智辯有口如陸賈者緩頰折辱之難其人陳

將軍與蔣生者遂伏劒起使日本及封王直諸酋
立討功海上兩生實同首事而陳揖其功最高余
讀兩君出使録則霍然心壯將軍奏方大悉不
煩操十劵咄嗟而解將軍豈非所謂天下奇男子
哉五石之瓠非不楞然大也而或落無用則奚
恥於大矣余覩書生平居抵掌談天下事則氣盖
一世而往往大言無當即一旦出經營四方有不
為五石瓠者乎其老死文墨間者又何可勝道而
邊陲功名夫都出材官武夫之手彼且輕書生為
無益是士之羞也嗟嗟陳將軍館[illegible]
耶抑余又慨當其時縉紳大夫不少曾無一人
慨然赴公家之急者而陳將軍獨起布衣出任馳
驅可不謂難哉嗟嗟將軍今老矣尚不得綰通侯
印而猶然領偏師從大將軍海上俯仰浮湛尺寸
不展將軍何數奇以方漢李將軍異世同慨矣將
軍嘗為余言余自起海上亭戍行履危涉險奚翅
九死賴天子[illegible]靈[illegible]
能為而猶屈言出八人廢
毫下不亦左乎余且嘗一

室婦老烏暇則彷彿矣與彭南山鎛乃公雄心已
肅一日出出使錄屬余輯之余既輯之而又以數
語道將軍事將軍將軍海無少快快於茲哉願將軍無
以快快為也

陳子有制豪叙

大士頡頏世資抗手而譚青雲之業良不易哉余
見古士躬策上書遊羊承起徒步而都卿相者非
必皆鴻鉅大人然其大較流覽百家鼓鑄群言集精
詣獻運霏屑而出之一也其寂下者藤張言從衡
迺改其當世立談世主之遠雄辯朗暢亦自奏效
討其幻中非往篤古不能辨比於奏九舞劍校壹
躯覆鄙夫曲士之技靡弗各臻其妙故古人無不
精之業也我　高皇帝置令甲以制羔我登士士雖
鴻鉅大人非制羔不登要以博綜經史諸家而出
之以闊達爾雅即以此覘其向中與其也日之所
表見及其殺也士務華絶根勦一二陳言以取媚
時眼幸而遇合即文軒華裀意溱津不啻浮矣其
有好古博雅者則世恒目以為妖嗟哉天士而

成文軒華袒爾已無所不可有如入而謀謨豈廊
出而經營四方講五帝三王之業即一二陳言安
用哉夫嘗試令今博士諸生顏行古藴張諸君則
嘿而太不知令藴張見令博士諸生制義亦垂而
太也由此言之今之為文鉅大人蓋不得與古鄙夫
曲士之業論精矣古人之業傳經群籍而今才須
牘方寸爾言者談孰至皓首令垂髫掐管而輒登
庠者之場何相懸哉余嘗苦讀令制義如嚼蠟
每手一艸或不卒業輒欲棄去矣天社
皇德士興夫

雅修文有往往舍枝葉而求本根之悼雅好古
者其始如電甲長神白日行市中見即錯愕走已
稍狎之不甚驚怪今則如蒲萄枸醬入中目有見
珍者矣士生斯肯其亦幸矣哉嘻哉乎士之登朝
寧徒為猶華要賚富哉固將尅尺寸而流竹素也
而乃徒以空文進而又畢之乎陳言是汨也丈夫
七尺之謂何何士之為和雲間自二陸先生而後
才士纚纚輩出迩迩肯號為極盛若陳生子有者諸
子曰眉矣余自曩歲帝衣耕東海田則雅聞雲間

諸文人才士名私用向往迎令以小吏從君子後益視事之明日于有諸君輒見枉余為驩然把臂再過于有出所為制義門敘於余余得而卒業則多平日所習見者沉雄高朗秀拔人群是博雅好古之效也旅廬中有人哉余不佞迺幸得竊觀大國之風折節諸茂才異等而愜其平生雖登嵩嵓從化人遊何足以云于是樂而為之敘

吳析技論辯者靡識山林之味被裘拍穩者不待

壽范太僕先生七十敘

人代之憂戚非不各遠其意迺皆未免局於一隅法瞻之士絀焉如必以箕潁谷口為英雄則伊筰不齒於明聲又以駟馬高蓋為奇杰則嵩山洛水之夫不列於人倫要以違權現化視所遭矣世有賢豪大人心執玄德神動天游進可伊筰退可箕谷遇合則駟馬高蓋不遇合則嵩山洛水夫是之謂玄同則今太僕范中方先生其人也先生以砂歲楊藪翰翔天路所至鴻烈翕隱如馳駃電方視孑蜕綰時某尚童子未能執經以進於門下而數

從鄉之父兄長者聞先生高才卓識先生群東海
都人士而試之都人士出秘謙曰某也僞某也不
足而果然遽試於鎖闈出秘謙曰某也僞某也不
足而果然蓋無不符合者東海於是咸驚范先生
祖智能得人而都人士賴先生以成名者無算又
心平而持憲肅也以故范先生之為替學使者
捐越絶師表云無何為大方嶽晉冏寺登於九列
歷榮華功名愈茂焉而逭黑髮懸車歸隱而
築蘭園老也夫由前觀之則然物使管之則然也由

後觀之而范先生操也斯不亦閎邁士也此
哉不以某不佞時首時知管而高曆七年己卯嘉平月旻為
園籟咏為樂也蓋不以異乎無以異乎余言
以異乎無以異乎余言
先生七十生辰諸文學莫生延請並生欽之方生
象南徐生孟孺俞生孟野單謂不佞知先生以教
厚焉夫昔公之卖可以為文乎則班揚不足貴矣

壽鬱谷先生五十序

感嘉歷于丞不佞隆舉於南宮嘗同舉於南宮君
三百人而構李馮君夢禎爲舉首與不佞隆一見
君合結爲聯鑣兄弟之好有加焉蓋數過從余於
長安逆旅每君至余則閉門謝他客獨呼二三同
心相對坐茂林乘涼風嘗而劇譚雄辯懸河倒峽
司訇砉雷電乎云端時而爲枯禪突然寧寥靈籟
不發天青日朗意境所到坐失千七不佞隆亦數
脫驪黃褰從黃公貰酒佐羅每秉燭至丙夜仕斗
無於塵阿而西山低於几席郵舍擊王唾壺悵慨

不休以紙因以走曙矣馮君博雅慕古言則稱先王
此之譚六籍子史旁及稗官小說則襍襍乎炙輝
而出之也所誤結深湛非竹書汲塚之異蠹室閒
文字不以辱墨卿之盛堅亭伯而下勿論也爲人高
擯玄虛守真味道余而人嘗以志操相砥曰男子
隨地豈止析圭儋爵要以提德豪雄現自放遵大
台之鑒含歌亮之素不媿兩間業實何爲夫神龍
之所以盤迴重淵而翔翔太清者無欲故也脫今
有欲人即浮而縶之是蜚父之所豢也以故吾兩

人屋長安未嘗騎馬觀況懷一刺通真衆豈尤泊然自樂云無何馮君以舉首故得留待詔金馬門而不佞逢掖領頴上太守款信使往来無閒也暮年而移青浦青浦太僊李一水也於是岩時使人賫書往候其尊人鄴谷先生遠壽五十萬會昌逢出言稱曆七年己卯而鄴谷先生遠壽五十萬會昌逢出言稱其數幾先是君遺書之好視其明年家君壽五十秋七月生辰維生辰將以是月獻一尸家君

竝麗余三人叩舷和歌仰視青漢因氣而送暑熱不甚已優相攜乃泝湖登湖上浮層尋余江囁天馬吊二陸祠怳惝興懷馬盖流連三日而開之別太嘉則留絲頭句曰余退食即相与揚抗風雅諷咏先王不及於改嘉則得詩如干醬余詩與之畧相等先生髮短矣而心甚長諸所誤結更雄麗神王哉余與對壘後逃畏之于是謀剌先生詩余与開之附焉而用青溪命

由拳集卷之十三目錄

書

讓柴仵祐

與楊伯翌二首

與余君房

與沈長孺

上座主啓

與孫太史諸君

與沈君典三首

與李之文

與賀伯閻

與田玖

與馮開之小牘八條

與沈君典諸子

與張長公諸君

上海圖書館
索書號碼 456774
登記號碼

書

讓柴仲礼

東海屠隆長卿著

語有之士有爭友則身不失令名令者僕將開口前數足下汉罪願足下少聽之僕鄙人也天性掐落其於人禮數蓋未嘗數數然也然不敢以此事足下矣區區願為足下忠臣顏足下少聽之昔魏文侯與左右飲酒樂五日天雨願業已與賓久期即

飲酒樂即天而文旌無為奚也晉文公業與原大
有期即失信得原文公弗為也夫季布所以有諤
梁楚間者豈非以其不侵然諾為名高哉故信者
士之質也行之寶也自國君至匹夫弗可易矣僕
始謂足下信人也乃今知足下非信人也始足下
與僕期訪僕山中僕甚遲足下每晨起輒戒閽人
掃門庭人治具舘人設榻眷時謂足下且来乃一
期不来則為再期而三而四五僕常坐齋中聽户
外履聲則謂足下来矣而足下竟不来夫僕所居
山中誠若冀去邇空谷者聞跫然之音取喜斯忙
物之大情也矧僕與足下交遊中歃稱相知者哉
僕交諸大夫士后爻不少矣願獻拳拳足下若斯
斯其故可知也足下自處寔何如者丈夫處心有
如白日如其一諾即若萬鍾若失千金可指輕泰山
為一擲等六尺猶秋毫指幽闥於廣遠揭冥冥於
白晝弗可改也是以聶政抉面於嚴仲荆卿港族
於燕丹延陵挂劍於徐墓伍相投金於瀬水豈非
貞士之楷模匹夫之耿介乎以此徵於足下足下

何居足下訪泰山中相太三十里耳計暫往而返
腹猶果然有非有跋履山川之勞也笞人繞一想
思千里命駕此其視足下即不憎王趾無為空約不者何辱命焉而徒令僕朝夕引領
西望是足下汉此丟僕也僕即何肴於足下哉僕
日閉門下楗讀三墳五典八索九丘則壯而与帝
王讀六籍語孟則執弟子禮孔孟覽左國則折節
立明三披史記漢書則長揖太史其他諸子僕日
與之晤对一堂劇譚千載僕即坐窮山中未大善
也足下何為挾城市傲我矙子居大江次壯遊
十至吳下之門足下乃一再渡江是足下徒能坐
邀国士耳太三十里而遥即累旦退不敢前尚奚
論千里命駕哉僕自擁篲役海上諸君有辱投刺
先叩僕之門者有往而見荅者有徒空言倘殷勤
而竟不一造其廬者僕於諸君固不數數然也乃
僕於人則又大異有見則喜不見則悄然次悲有
見則喜不見則不悲有亦無見亦無不見亦無喜
亦無悲此其大較也記此徵足下則其所謂拳拳

足下者其故可知也足下自處宜何如者足下嘗試思之汗馬之勞元勛於僕猶足下也疇昔之約元游宴與焉為我寄聲僕無狀不能佞足下剌剌盡所欲言幸足下恕我

與李之文

語云人之相知貴相知心天下士多矣大都市道紛如石交零落浮雲蒼狗悄悄難憑豈惟小夫曲士即號稱一代碩人君子始以才名取人推轂賞乃不勉之以就萬世之業而徒以富貴相期殊外為相知內存觀望或始壓剪拂已欲初心不佞疇昔虛名稍稍起彼都人士謂駃騠千里無留行矣多樂與不佞交往往懷刺及門執贄求見倒屣以迓王粲座左而迎侯生此時睥睨生光采一言傾羽翼誰不為不佞鮑子哉不佞亦感恩銜遇折節委心豪貫白虹氣干天日思湛族以報燕丹斬衣以剚智氏豈不盛哉既而斬鳥衰絰讀禮山中一再試於有司有司敝帚棄之說劍談兵迄無左驗疇昔之把臂而稱相知

者一旦棄不佞如遺跡鳥詩人託意於谷風孝標著論於絕交有旨哉靜言思之可謂於邑不佞深維平生知已不變者三人縉紳之望則有張大司馬竹墟司馬骨肉之親則有之文之三人者金后比堅芝蘭同臭識管仲於鬻臣狄孟明於囚卩真可謂歲寒松栢幽谷陽春即使大海變為桑田黃河揜為衣帶逝川西注白日東沉豈可移其志哉之文頃與不佞居年益老成見益高一時能賞子文不佞每有所綴文未及成輒索讀之讀之惟恐其易盡也嘗其得意則拊掌狂叫擊節咨嗟懷抱拍然而莊生之惠施伯牙之子期千載而下當不令然歟兩人者獸稱相知矣坐是吾兩人者如蠻與駏虛然歟武不可以相左不佞嘗有所綴而之文不及注目之文不樂也乃不佞亦不樂也每坐齋中屬葉會之文不在即無奇思無佳句已而之文遣至即浔奇思浔佳句咨嗟此何以哉夫物常珍於罕浔而賤於所有餘嘗喜於倫遺而嚴於所習見斯

恒物之大情也夫珠玉之貴於天礫者以天礫多而珠玉寡　藉令珠玉多於天礫人弗貴之矣雛之貴於烏鳶者以烏鳶常有而雛鴞不常有也藉令雛鴞常有如烏鳶人弗貴之矣故漢武帝讀相如賦恨不得與此人同時而班固亦漢書傳發誠之為覆醢達觀古今諒同斯揆矣乃之文獨何見哉而眈者鄙佐臭味不殊譬如暍吸金莖飢飡玉粒足下之好得無癖乎爺楊惲為司馬子長之甥故其為文豪宕踈爽有子長風今不佞於子長無能為役而之文天姿秀發是不難為惲也他日以文章高視東海豈在之文矣豈在之文矣則不佞之采摭於之文豈獨以相知之故哉

報楊伯翼

讀足下江南曲真漢聲矣足下所謂盤空橫硬語豪書生哉駘與足下縱談千古於仲初樓中乃歸途不覺失聲曰楊大理乃有此兒足下方領先鋒旗鼓索戰詞塲氣磊磊盛也僕則姑蠡弓矢退舍避足下銳氣俟其氣稍安和然後與足下對壘耳

僕忝慕李山人甚旦之下有命明日當走大雪中趍山人

又

咄咄楊生才何太奇也僕居江南則奇楊生甚屋江南有楊生即奇不又甚乎總四方之爾乃今居都下無有楊生即奇不又甚乎總四方之奇士来集闕下豈不多賢至求如伯翼者輒無眷何也僕襪線之才尒辱都下諸君謬見推轂謂屠者生才屠生惡乎才謂屠生猶尒今得見汞伯翼當何汉云不大驚辟易走乎僕嘗時對諸君口足下不置大江汉南宴為生色夫大江汉南靈怪之所盤鬱也惡得無有楊生即無有楊生何汉大江為足下近佐何狀足下搖筆海嶽輒鼓舞相摧余恐波臣且訴足下上帝太横哉僕居都下無狀日騎馬懷剌出走道上出即勞苦不出即得過諸君歟奈何萬里走舍其所適而從牛馬走史汉為名高顧安所名高且莫且及足下矣幸足下無姍笑汞尊君而下安不汪長文入城不長文住山爭附書

恐不能達不具亦冗不及具幸為永謝汪君

與賀伯閹

僕海以東鄙人也蓋未嘗知是下知是下況馮生
咄咄出馮生奈何褒然絕多士而奔也彼主者顧安
所得雋始謂是達然亦淌讀其中則又多奇閎肆哉稱博
奇而出之也淌天吁其生此人是吳越霸气之餘
物君子矣儻兒落上宣生此人是吳越霸气之餘
也決決大風哉僕謂之物遂定躭擱李之勝觀止矣
乃馮生不自賢數數然為僕私賀生不能体云僕
踧踖之足亦尺尺寸寸而滑跔至如賀生八駿
者也汐穆天子登遐而躡崩之上下睽大河永
承兩睫爾斯之謂神物若鄙人安所稱奇令天不
生賀生者鄙人則獸往矣僕殊不闇居無何馮生
出足下尺一僕讀之辛業輒爽然自失也亦幾失
馮生何物小兒雄快若是不圖越之東鄙兩見夫
夫令此兩生並轡而驚中原將誰者前矣而且也
佐之鄙人鄙人即不佞無能為役令厚在偏裨猶
可領旗鼓肩矢石而獸當一隊天下士馮載汐觀

吾東海當不復窺吾東海作何狀豈以鄙人始而
驚已復沾沾喜也書辭多高自稱譽豈絶類東方
先生殊伉爽可喜稱西方聖人語可謂開士至口
津津中豔一舉首何故夫一舉首何足為足下
道僕謂取之物碌碌群兒之攫一搏忝之先而先
之後而後偶先得之偶後失之茲奚次焉也即亦
謂技有精與不壯夫奚取焉壯夫者方將上之乎
九天下之乎九地九天之乎九地鼓鑄萬彙而翕翁薄六合操鉅矣
細何為乎而足下云云也且焉生曷以此重天下
為以此重焉生以此者衆庶之見也足下
之取此物縱送聞尒足下佛也佛是無天地是無
天地盡是無萬物是無萬物盡安有天地萬物都
無而復有其一舉推斯以譚是下之於佛猶未乎
聞是下雅不善里中儈父此又何言彼隆隆地
土者山嶽乎浩浩孟入紘者江海乎鼈鼈捧出而
燭下生者日月乎此其為奇怪尒大矣而世人不
驚則習見也徒光之珠以暗投人於道或按劍而
相視則不習見也徒光彼促速小夫惡暗所謂鄙吝非

常者哉今天下幸猶不乏魁豐之士稍稍鶩趨
鴈賢大呼當必有千里響應者馮生且乘順風矣
儻父當以馮生故而信足下足下何有於儻父哉
足下正正奇奇無所不可而以奇服耽吒於昔誠
可為足下稱寃就此惡乎賀生下士脅遁大哭
之不笑不足以為道非虛語矣願足下自信無議
改玉也夫丈夫知己恃有海內二三奇傑耳若此
曹幸置不問賀生以奇民寓於里中人而屠生未
嘗與有宿昔驩乃徙數千里寄聲足下勞苦若乎
生足下知非皮想矣假令賀生治治容餚觴聲而
奏諸時人之前昔人必喜屠生則卻而不前之二
者詘賢哉領足下自信方馮生衰然絕多士而奔
也聲名藉藉趨卻下都人士咸延頸領得一當馮
生歟卻人以不知故猶然掉臂也馮生以卻人掉
臂也私計謂此頸者鳶人不直屠生一睨矣一卻
僕方有狗馬疾杜門謝客馮生乃排閶直入視僕
僕乃癡林與語語意氣殊易馮生馮生乃稍稍吐
奇既而相與縱譚千古如倒囊而出物也僕則屢

然起曰吾幾失一馬生宴已吾疾益自是始
為后交矣馬生奇士能知是下奇倘所謂臭味乎
彼悠悠者則又奚辱也僕入燕来思得一觀天下
奇士寂寂爾少當僕意者即如馬生指不能一二
屈而卓傀拓落之士往往散之四方無論西毡即
如泰東南蓋多奇傑人執一塵自雄里社間安得
張彌天之網頓八紘而掩之盡致闕下令翫人不
大落莫也然屠生亦行且久小吏奔四方矣僕有
四方之役當時便通南將尋足下具區之上與足

下為十日飲酣酒波臣仰天大噱亦一快事幸足
下無鑿坏逃我

與余君房

君房足下皆者先生之馬首東也僕與二三知已
送之都門相踈不能出一語蓋顏情殊不懽豈惟
僕與二三知已即白日為足下黯淡無色矣足
下雅好奇服峻絶而深湛無論六合蓋亘以千百
歲擅長者一第何有而令摧頹若亦可謂有天乎
僕居都下都人士無論識不識往往為僕言君房

無恙以彼其才魁天下當有餘而顧不弟者何僕
輒為之歎歐既歎即鑠關而入者亦無問識不識
往往為僕言君房作何狀又復見落落君房者今
不知為誰異物當前易愕胎失主余其無落夫夫
為天下口實矣余又為之歎歐慨歎嗟嗟君房命
則云何他人一不得志即泯泯俗而先生獨令天
下竊竊然口之不置且夫天下不中豔諸得志之士
或置喙焉而獸勞苦一不得志者夫此其效可睹
也夫士慱一第時慱天下識不識之人之勞苦斯
二者詭賢哉吾之善盍可用此自慰矣然此皆他人
為足下云爾足下何所不可謂有所不可吾足下不
胡盧汞乎僕居都下無狀且無能為而又且無可
為晨趨第騎馬出走往候諸公聞諸公聞即往候
門者率不人馳太即不往候又得過詰朝輒復然
日莫倦歸有亟命枕席臥亦給事大司馬省中殊
無所事事與諸君雜坐一室中候大司馬升堂出
揖揖罷復入坐室中長日無以為驩諸君則嘈嘈
盈滿媟語亦旅進旅退如是而已此何以聞於足

下主上慎選文學侍從之臣不使隆不浔與不浔與箕仲且然何論不使不使居海以東昔聞人言君房箕仲兩君今居長安豈不多賢乃人言亦未有出君房箕仲兩君者難之乎其為才矣足下東還任何狀秋冬間浔就一官東尋足下湖上為十日飲良足愉快而徃日僕僕牛馬走中山靈昧人哉田舒書来甚慇懃過僕僕寧不使以勤田舒主人為汆謝之

與田舒

幸君来浔足下尺一具見款款之忠不使自謂屑落無他腸抱樸直以遊於世譬如不繫之舟汎汎滔中任其所之多故當前未嘗一經意想無論善敗浔而為之何者為善何者為敗之善而善矣之敗而敗矣日中昃為至莫有命挑席汎汎臥尒詰朝篾然若無甚大利害即有甚大利害豈或都忘之矣思慮為勞多愁則晉蓋心無思而且也不任于思無愁而且也不任於愁不使之心之混混沌沌猶若未嘗剖判矣惟不樂行其心之所不忍以

豈為自遠不佞數奉教於君子其罔敢二三其德以取大戾足下所知也惟不能小廉曲謹以沽鄉曲之譽計生平所操務將疇為足以取名疇為足以敗名又都忘之矣又雅不善典首浮湛憎喜自如轉喉觸忌黑白太明滅否太別當其浮意口滓津有味其言即直鉤在前曲鉤在後僕亦惡覩其然方言脫於口而其中已忘人方結念若鐫在金石而僕固已舍然久矣乃今夕世不為不復事務紛如

暑成性迄不能勉慈熱烹而吹釐咷咷夫人之心拓落無城府一至此可謂至愚極陋世奈何求多於愚人哉居都下竊為周慎佐閉關人益畫地而守之三緘其口矣乘通為周慎佐閉關人益畫地而守門者妄通一人以是城守庶幾免乎惟田赤以為何如余亹不佞以勤田赤藥石之言敢蕆大惠

與沈長孺

都門一別至今猶懷懵懵然僕之與足下猶張弓乎僕引弱弓一發而盡至其敝也不能穿鼻繩足

下開萬石之弓引滿不發則穿七札飲羽伏虎
洞匈達腋百步之外無留行矣足下東征何狀大
江之上大湖之濱事意也僕今在牛馬走中風
塵作苦方落落不群豈世人多勞苦屑生
方載營抱魄此心自放於立壑間殊無顧顏可憐
之色及聿叨此一第居長安日負羈紲從諸君馳
道上頫仰人翁捷脩降心諧俗僕有不能首而厚
自墨守已忽忘之矣將循故步而行動多疑盭利
害之所錡而憂惧之所併如行閤道下九折坂而
臨百丈之溪歘奈何無慮慮也又若欲王而能
長安信美不可以久居矣足下無徒謂僕虛語旦
莫且及足下當有味余言哉秋冬倘得就一小吏
東尋足下山中把臂一咲亦大是快事家有老母
方資升斗為朝夕甘毳計且又苦無買山之資須
聾為吏隱然後惟所適余急流勇退僕能為之譚
何太早所謂未卯而求昔夜者也足下許之否

與馮開之小牘八條

足下得楚謁不自私幸惠與僕共之僕便當為足

下邀西山落日一倚醉爾之下無日不過僕詰朝
就館試便杜門理舊業邪此之下家物何為自苦
疇昔足下云宦情太薄欲早尋僕西湖之上僕信
人也且先至湖滸俟子矣今者爾英雄欺人哉
詰朝一會周元孚丁右武及楚瞿君梅君二人皆
豪士也斟之下過同敘密造瞿君大似恂恂謹厚
其兒子亦美秀而文明日之會并邀其兒子才十
一二歲耳無論音文即作字亦不凡英物哉夜来
作錦帳文又殊自喜趨舞蓋惱悦如見物矣

早起作祭伍君文稍自浔意自取讀之令永悽抑
怕然始傷乎悲哉已復称達人語輒復大快矣浔
意可知也文之工不工乎不敢知亦一時奇興耳
足下急過賞也

昨過從足下甚善乃不主遭倩父作灌仲孺使酒
罵座令人意邑邑不懽願安得與足下攄胡牀譚
噱又安浔長策揮俗客於門令吾兩人勿傷雅道
也咲咲人奈何能無此遭哉大史占僕疫来流孛
入廋足下豈亦有是耶當騎過足下閉門下榻復

取一丸泥封戶抵掌作嘉話何如來諭已悉拜命之辱

午前自兵部引堂回正欲邀足下遶天大雨大水從街衢溢入室中至深三尺如泛家浮宅煞弟有據牀笫耳以此不得如約弟豈真蛟龍邪何為水中居乎下當採大筏急濟汆牀上艸艸

為陳郎佐卷燭蒭七絕寄意類深寺之下過讀之今夕何夕客中多懷乎下可乘晚涼來共坐嘉對軒觀天孫渡河僕當為長安七夕蒭言之也甚望

甚望

宿負奉償伍金如鄴之寄故府緩急或再有請須今日預為地尒一哄屠長卿日乞米長安如此僕或者曼倩後身邪

不佞南矣道出涿慶曠哉黃沙莽莽天何高乎鉅野千里回望宮闕逾遠不見故人此僕銷魂皆也氣結跆風不能長語廿九日隆頓首勤狀無他言

上座主先生啓

青陽布令群芳含氣於木公白帝乘秋萬寶告成

於金母吐納靈潮屬神龍之變化酌量元氣在半
極之平衡大鵬鼓垂天之翼必倳力於風雲入駿
騁逐電之蹄亦敢資於銜轡都人士之意氣鴈張
弩逸主者子大夫之文章鵷鵷雛為彼鎖棘
闈而入實驅司命而来奏造化
握星辰於掌上萬里升沉之玉之石一頓
今為龍為鼉不斯須而遂空揚之則昂藏於霄漢
抑之則淪落於泥塗似此鈞衡之司可忘水木之
自恭惟太宗師老先生東海鉅儒南宮清德石帆

秦望競秀於會稽玉簡金書探奇於禹穴碑枕蘭
亭墨妙右軍之筆波涵鏡水文馳賀監之駿甘泉
扈從賦擬凌雲天祿校讐皇臨太乙暫逐侍從之
班来況掄材之地目分蒼素口辯淄澠身登泰岱
望匹練於吳門劍落豐城指夔龍於牛斗象罔之
求玄珠太嘆詬離朱之逸伯樂之相神馬觀存亡
滅沒之機九州土廣設天網以詵賢六幕塵清頓
入絃而掩雋謂梁棟奇材不見遺於寸朽是以垂
魚簿技滑自奏於大方提之汨沒起逸羊豕之鬧

出之風塵共赴雲龍之會是太宗師肴夫造於諸生也雖甚盛德義以加諸何以報之如彼罔極爰治具於庖人敬申燕喜用徼寵於執事聊叙雅懷伏惟大君子不渝夷諸生惠然臨況不勝兢榮歡怍之至

與沈君興諸子

一別足下遂仕勞人東還內戚行李外接賓客終日馳逐夕至漏下四五鼓不得休坐冬十一月初四日始得奉老母涉潁又執掌可知也坐是久缺脩問承心殊勞頼故自小邑不謂又膺救不可言延城廣袤三里寨落數家一所鎮與縣官雜治軍三倍於民城中所宜專制縣大夫莫得詰非一日所鎮宂人至騎馬與縣官爭道其家之屋覆而崇墉者閉之皆千夫長百夫長家編民僅僅七室草屋涯垣蔽風雨而已城外塊然荒土如掌大異於何有惟枯槁數株霜雪玲瓏然如玉對可娛玩盍東折而入於壽州北折而入於潁州此盍潁壽二州治稍遠故別置一縣

治漢稱黃霸所治潁川及灌夫家潁川者今河南
汝州非潁上也唐宋所稱潁川為歐蘇宦遊處者
即今潁州太潁上南百數十里而遥蓋北不近箕
潁東不近豪梁淮泗而自為一村所謂堀鼠荒土
如掌大者爾無所取羨史稱晉仲潁上人今潁
上有晉仲墩默攷晉仲墓在山東舊誌所稱諒不
誣或相齊後遂家山東亦爾然潁上舊
未有管子祠潁人之不好事如此哉邑小而民貧
征求佐若民日以不堪又畏
上官
車蓋供億不絕不佞以去冬十一月二十六日抵
任蓬任之日緼衣皇羔蓋逍遥乎須臾即衣故敝衣
出城馳數十里扶伏道旁迎貴客貴客呵聲如雷
使人竟銷村落數家蕭條不失本業且俗儉嗇無
華侈倫饘粥近歲為大水萬柝民以縣罄又正燥
不宜秔稻蔬菜堇荼豆麥鷄豚四種鷄豚又味膻
薄不可食不佞今下車禁鷄豚一無所市日麥飯
一匙而啖乾葫蘆官舍頹垣敗壁大風灌室號嘎夏
不止老母苦寒夜起不佞手爇蘆菉細君進湯汁

土風誠然淳朴不復知官府禮法其最者言之可為諸君長安在掌之資不佞下車之日舊令舉公燕燕不佞堂上盡召城中千夫長百夫長及數輩龍鍾而皤然者為鄉老博士及故縣尉丞州司馬至有頎儒巾而青袍者稱故上舍皆與不佞南面今席而坐堂上惟舊令下坐稱主人縣官不知所出旁一吏對曰故事明日不佞舉公燕酧舊令諸君復来不佞方与舊令為交盤日夕不得休命從人治酒賓館款客盡徹門者爐火遶燎佐客驩又

時時遣人譙過諸君至二鼓酧飲盡驩遂相與約無待公燕奈何以交盤故慢客私開縣門不告而奈詰朝縣官猶令人持帖子譙過也不佞令遣人又善譙過疇謂屠長卿終訑巖無短長惟巖折而人哉然於行公法則不敢余矣此大都猶其小小者耳最不可為者城臨大河河廣十丈深二丈許先是奈城垣猶稍遠歲遭大水壞堤水漸迫城下今去城僅二尺許今年三月春水當至或夏秋間溢潦則城垣不復可保民其魚乎奚官之為也危

在旦夕。方備築河堤邑無一木一石取木石當於
壽州二百里外廢支盈萬金邑中一無所出而日
奉上司之督責甚急前官業已脫走今至不安將
安所逃不佞雖日宿焦勞曾不小邑寨落數家計
無所出今方出廬外舍與土人多方區畫盡出縣
治之石石以養偏百姓家僧一石諸卅屋泥垣又
苦無石則取敗石伐枯楊不佞方且身荷轉與土
人同操畚鍾列在負擔日遶行百里而疲令人從
門外報太夫人以無恙百姓見不佞忠誠人人勸

哆咷乎疇昔搦管清言屠生今一至此哉不佞以
前歲馬上馳二千五百里入京師。太歲閒閼抵家
又閒關奉老母渡淮而北喘息未盈又走壽州走
中都走滁州走淮泗走揚州謁上官而歸遂與此
後迄今形容枯槁手足胼胝又為風雪所侵蝕鬢
髮種種佐枯松狀雙耳皺黑如木菌異役縮而善
漏脏方遠謁上官踞踏無奈弟何益不復冀首白
皆楚楚屠生天乎其以永為首疲也誰令聽之故
人良苦始謂數字聊寄相思不意臨書遂不能止

勉旃先生努力霄漢

洪孫太史

抵任而夕奉職亡狀惟勉強勤思治理不敢即安
愚官以賄敗一錢不敢入私囊愚寡情失職朝夕
兀兀至盡廢筆研愚圖圖積寃除重犯不敢濫囚
一夫又日問獄囚饑寒寃苦狀而爛俾之有盜遣
徒道亡縣囚其婦幾二載饑病委頓冬月單衣救
盡者隆薦得其狀給典衣食亡徒感泣自縛來歸
羞二年逃不得自來歸兼而刑之不可則為請於
上官道得來減先曼民負苦吏苛又苦征歛急則皆
亡太隆先撫字而後催科又盡去銖錙非正額秋
毫無取又審稽戶口田畝實數丁死亡盡者產歸
他人者地瘠薄者富橫隱匿者悉犁正之民稍稍
來歸告復業者今且委積車下日以百什計矣愚
閭閻隱痛不得上聞每出停車按轡聽受人言黃
稚滿車前後數人對簿務令人各盡言無說廻已
已即刑而有言亦輟令聽之聽之而無說廻已神
解未至務沉湲而盡下情庶幾無冤愚心訟煩長刁

風務在息爭訟而講解即大事弗問講解纔舍者
什之八九麗法者多一二萬萬不得已爾其罹法
而可以理諭者不敢盡法也有毋告兒子不孝毆
毋者召一二鄉父老會問隆反復諭以天性至情
語至移晷薄責兒子歸故毋毋前相持泣隆
泣鄉父老亦泣堂上下無弗泣者而後令鄉父老
領之去曰教督之今以孝聞山西賈人持帛貸縣
中縣逋賈二百金以十餘家訟縣至隆前十餘
人都無券皆如賈人言亡一人欺隆者隆感其美
意放免無所拘繫聽其償賈人且謂賈此書無庸
繫亡不償若所不償若者子則代償果出而盡償
賈亡一負者所出入人出者稱讌入者亦稱讌隆
不知所出心殊自喜惟終不能事上官佐繞指柔
平日又如揭日月而行世人皆好煩苛而隆尚寬
大世人皆以欺先入者為賢而獨後催科謂所謂
民便者多不探上喜怒而徑移文上所罪有紀可
怜者隆多白免之有賣兒子贖罪者隆立釋之而
後以聞其所謂以德化民近迂闊又似喬俗焉名

高其不賄又近好名不能媕阿敢嬾上官又似詭
謂其勇於興革又似見所長先是各州縣皆畏頼
上頼上齊民多不關白本縣而徑赴憲他州縣他州
縣亦不關白本縣而徑赴憲他州縣他州縣而徑赴
憲飛民人衆前官屈體說
隨蹻蹐自保至奸僞倒興乘機竊弄魚肉元元擾
及季縣官隆在事一切呵止門外不得入公文
皆府舍人過入擾御史臺南面殿卒隆召而遽責
之其人謙過良久乃已卣此言之下民即德隆隆
無以詘於世路矣雖然隆何求哉哭泣江淮以北
荒土千里人烟消踈流移滿眼婦子不保監司雲
列文移星馳簿書山積徵令急於絞繩淊吏猛於
虎兕摧輪折於秋毫供應疾於湯泉言及掯徇衆
皆目哭其以為妖奈何官為故人知豕敢布腹心
于當云何因風寄我河工告成矣不費官錢一文
而萬金之役成不旬日黔首驩然父老咸謂非明
府營三十年不成自古役以民力又以民財而無

怨聲者為難隆德薄無以致此此適徵天意亦戒
其民醇之效歟讌生者賴上人雖有文行以貢上
京師幸偕顏色不佞所以治賴上讌生或能道一
二矣會言天下大計不及相思

與張長公諸君

渡淮來吏事勞人風塵仳苦一城大疫癘民貧
編戶十九里多流移人誅茅小結先是邑有平千
夫長百夫長耳膏田盡折入戚崇壩死屋為富人
居者多軍伍齊民卅屋斗粟外無長物俗纖嗇而
卸好訟善逃監司乘傳過邑見居人多瓦屋往謂
賴於河壯稍殿富歲增額征文多代他邑辦賦入
名為協濟民重不堪又介賴壽二大州間車徒供
億上共二州等當汴泗孔道冠蓋相望也一道賴
壽至下邑下邑何能望二大州易以浮罪民又重
不堪隆世情故諛雅不閱於吏事奉職無狀是下
試問隆何以治賴隆則為置對矣顧獨好黃霸寬
和惡覩寬理哉才智既不先人諸蔘蔘者率不更
練乃務深湛而盡不情父之百姓稍安其拙東門

之役慶支萬金矣隆以其款款之愚風百姓不煩官錢一錢旬日而河工告成事业非可以智計取則或其拙之效也故歲饑饉有聲厚自貶損令卑令江北更復卑乘傳過者無論層不屬咸罄折佐遞衆不佞即遽參他即倅州大夫過無論層不層咸扶伏郊迎不佞即扶倚郊迎千夫長百夫長及監司從事皆尋與令南面分席坐不佞即與南面分席坐不佞即與南面分席坐不佞即與

生獃兒女子向人長
爲長慨

與沈君典三首

世人相別多作兒女子悲道上握手數行下蘇李河梁之情何其愴也咎人有言黯然銷魂維別而已乞下誅不然居都下乞下之於僕用情至矣獃不用情於別沈箕仲馮開之周元孚孫以德二三兄弟臨行握僕手惆悵歔欷邑邑不能出一語謂僕且行至二三復追僕故居追憶此皆天地爲僕

二三兄弟憐無色乞下耻之獃奮起太不頗烈士悲心即不可謂二三兄弟非夫而足下方竟趑趄邊觀營壘與健兒戍卒趴沙場之上可謂氣推萬夫又好結交海内豪傑重然諾敢意氣僕東歸與諸故人談乞下則莫不灑然以起此豈可以兒女子仁望乞下哉王上舍来得老母壽敘不獃文字高明通家兄弟之好具見款款向也吾見乞下之而乃今知乞下之矣僕自別乞下東駘駘甚苦

始足下勸僕棄太吏事佐京兆慱士甚力僕不從
乃今悔之足下故逆見僕今日矣自今而往庶為
諛上不善者何以諛足下僕滋媿矣足下居長安
與諸君子高步閣睥睨一世獸僕風塵下走面
有黧色心多俗腸命也如何咎之達者垂譬鼠肝
無乖不可僕安能以此置芥蒂胷中乖典足下道
斗者明僕循緜知並情非僕至意也十一月初四
日離家之頼上奉老母及携細君以行行北漸寒
老母苦寒幸康彊無恙無羔故人小子何知何以
為吏令屠生吏昌尸祝代庖人也足下用世之才
何以教之僕在下風敬塞嘉猷閱邸報知周元孚
上書一節可為吾道生色第以不見全疏為恨家
師劉見嵩先生亮已入京向託足下寄謙知不忘
此言
都門把臂眷鳥傷離嚴霜載零玄雲四馳天寒以
風白日為速僕也壯士能無破顏子惠好汞為我
扶深事在昨日焱易歲乎思疇昔佐吏行李戒途
子與箕仲元孚以德開之二三兄弟勞汞良苦款

留拳拳中夜徬徨相視永歎壯斗闌干同袍之情
可謂篤至僕不能從命也子歷天路我行畏途九
月公國十月渡淮仲冬始奉老母涉頼簿書山積
吏事川湧折腰而趨公府伾眙以見上官扶伏道
左望塵遥拜屏息車下不敢出聲泥沙在衣風塵
掩面丈夫之氣摧頽盡矣且欲行寛大則幸於淺
文謙恩肩則苦於誉責強項者為傲吏繞指者為
通人逢迎者為忠厚硜志者為沽名尚鷙悍者為
幹敏行古道者為迂闊俯仰高厚常若蹐蹈平居
邑邑黷乎不歡臨風念子中心若結謂足下奮翼
霄漢優遊清華方且交戟之下侍承明之廬奏
凌雲之賦扈甘泉之駕僊僊乎虎觀石渠儼鴈天
上而乃二豸以告閒矣夫寵靈息滓人情所籍足
下當鸞趾之會順風而呼乘岩振響
逍遥歲月公輔可立致也何為浔意自若居寵不
樂閉門下樓有如窮愁懷賈生之憂抱劉向之憤
脫屣富貴榮華秋毫語云高堂悲風烈士悲心足
下不能脂韋突梯坐取尊官上光九族下媚妻子

此如皦日鬼神所知矣方已下不得志豈固嘗
丸邊臨大漠握將帥觀壁壘履黃沙之上臥霜月
之下歸而指置賓客結納豪傑家散千金日食萬
錢意氣於世無雙及衰然舉首晉登華秩顧反嘿
嘿温厚折節下人憐瞿子於困窮扶屠生於稠伍
一言稍合輒布腹心洞觀始終高朗粹白何者非
雄豪丈夫之致哉即彼榮華視於何有而能依阿
取憐坐獵高貴曩僕固知已下必有今日矣若神
龍可蟄安名為神已下今狀元及第名在清班朝
而煙霄莫而林壑明星在鄉雲在天四方誦義
士林動色用匡 皇國光有爛鄉雲在天四方誦義
旦夕公輔闕茸通顯然後為得意邪故人相知以
賀不以言僕今廖在下位事多牽制殊不快心而
猶躋躋一官眷戀五斗由已下言之矣翹腐鼠之
與鵷雛哉已下今歸且高臥落敬亭之雲醉呼李
白誦澄江之句長揖玄暉僕且又視已下於天上
矣僕愿已下益自愛方今 聖明在上雲龍既遘
魚水自投無令泉石情深烟霞成癖何必巢許即

如姬孔不可謂非人豪謝眺青山終非鄉家物也
東望故人大江間之再拜使者神與書往
屠隆拜書君典忌下今歸矣何不樂矣身輕
如蟬翼而名重於九鼎忌下以彼其才令小貶損
不數年可鴻漸台司不然歲食大官紆徐清藥無
所不可豈其十年流落從數千里羈縈擔簦走京
師上謁見稱為子大夫留直金馬居烹師甫一歲
而飄飄然告歸豈人情哉海内寡廉之士謂沈郎
心慕雲壑志輕圭組譬如高鴻不受罻羅終絕四
海也玄暉李白攜手同車矣夸毗之子文謂忌下
英旌詔機權包絡寰宇鼓天豪雋既已浮清華之
班又躡然遠舉為名高雷動六合也寂下者咄嗟
沈狀元寵靈天子被恩澤不乘昔獵爭要路津上
報國恩下光九族以為交遊榮施獸何苦朝見天
子莫戒行李見彈求鴞炙未卵求昔疫也斯三者
咸遠於名實矣何忌次知沈郎沈郎忌文載之下
為天子補袞職入直鳳從奏詩賦揚大雅此豈不
為華陽洞天閬風縣圃哉何必尋青山僊遊郎子

房功成揮臂而後從赤松子尒沈郎言何太早也
夫足下次一歸尒名高有如不歸沈郎之名寧卑
乎鴻上鉅儒遭昔揚聲上可邊龍下猶不失歲星
金馬即榮名寧出山林栝藁下哉而汲汲以引決
為名高也乘時登要路勉伍功名寧獨世人乏
下愚之矣憂時眷主感深哉獨邑邑誰語不淂已
而託獨往之逸廟堂不可聊之石山林斯足下之
操也故曰二者咸遠於名實矣惟斯以譚足下今
雖暫與漁父伍不樂也雖然何不樂也足

下儻品者也進而漫娑乎即玉堂金馬甘泉長楊
尒洞天也退而漫娑乎即天台金庭丹山赤水尒
洞天也何不樂也計歸来乎山中虔陪白龍葉高
頼鯉揮手而招足下從散髮狂歌督出天地之外也
歌尒故人苦為令然耳故人尒有以自遣不以其
所苦而易其所樂所居淮泗錢鏐伯陽蒙周八公
咸在焉昔時夢寐神遊即簿書旁午中奚而不遽
且就且遺子數九也河上碑文厚見許今業已

書
與沈嘉則先生三首　與孫以德
與貞夫　與王元美先生
與開之　與沈少卿
上汪宗伯　與沈箕仲
上座主朱大史　與唐惟良
與魯合肥
寄高先生　寄余沈二太史

劉碑圭即示吾人僕自製碑文一首并河工告成
申文一首附覽楚天吳對無限相思備能過汝頼
上乎日夜遲之隆白

由拳集卷之十三終

由拳集卷之十四

書

東海屠隆長卿著

與沈嘉則二 晉

嘉平之月道出姑蘇遇王百穀問先生蹤跡云行李不日且次吳某以王事牽人不能淂便留八行奉候自後遂聞渡江而東矣八頼日若吏事鞅掌不復使人尋先生淮揚又不淂東使人二訊趵居耿耿懷四月初有人自廣陵来言先生尚留滞廣

陵陸無從家即悉信使陸無從踪跡先生陸君不
在家人云行李数日前渡江矣惆悵可知司馬倦
遊歸即山川生色哉湖上過流波館不見尚書公
想不滌山陽之感矣隆雖不善吏事今為令雖隆
自知其不可況他人哉視事以来日疲祇愧恐大
不稱此官以為門下伊厚藉先生寵靈幸無甚辱
過此邦父老生平好黄次公寛和今為賴川無他
材能獨用款款小失必以情先教化而後刑名即
蒲鞭一切置之民亦以此附焉顧莫有千三尺者
而又頻覩見閭閻隱痛比於神君神則安能服謂
小大又以情者耳平昔歌家詎意百鍊剛化為繞指
柔獨怪曩昔諸公為僕私計過也然為吾民請命
監司諸公有不可往往彊爭諸公亦見寛不深罪
則或有天幸矣城東門臨大河歲洪水為妖薄衆
城垣故隄失守久老惴惴恐一夕化為魚隆抵官
老幼遮道為言東門之後先是議數十年無成慶
支可萬金下邑栝煞濩落獨奈何守空城坐待魚

也僕宦興豈徯昕
三月晦日而告成事者
才智既不逮人又苦世務不
愚然是徯也秋毫民力竭膏血次從事一隱此豈
可以智計取哉由此言之雖有才無所用之矣海
内人士多皮相屠生謂屠生必不善此官故勉而
就此勉而就此故凡所措畫救過不暇何暇論丈
夫鴻烈卓異哉又若上官稽會徵令薄書山積矣
諸詵大教小集為文學淵藪頻乎下邑雖鄙將治十
生倘再客淮南能遂涉頻乎下邑雖鄙將治十
酒待先生
浮七月帖子詩四章通志一册讀之娓娓不能休
方輿豈不廣志竝夥矣若通志閎博深雄包絡三
才變次萬品匪獸稱爵臣多聞茂先博物即其文
章巨麗超軼前後真宇宙間一種奇書聞有謙其
太直者今人多以減吾為浮薄以依違為長厚稱
別黑白定淄澠輒來口語目為涼德夫仲尼豈不
恂恂長厚哉乃其作春秋何如也願先生自信若

山川亡恙玄黃不改後世不慶竹帛之事則有各
山可歲也客歲浮海陵書盛稱顧使君杪穉使君
入燕過其者十慶某亦十往造使君之廬不浮一
而及裴都門出舍報國寺使君乃與沈箕仲馮開
之沈君與来會一見把臂大咲酣語達旦某觀其
士氣真簸蕩千古非英雄不能知英雄矣之賴皆
復與陳使君晤於西陵惝慨不及顧君而樸茂有
之爲自絕塵斗兩君者實品中奇犖治之滕何
必狼山志中讀林大夫諸詩文想其人

疏朗

清曠之士非之夫何以能客先生哉先生今高臥
明月榭故人寥寥乎何以爲驩某治吏事徼纏終
日兀兀嘗苦世俗情淺風雅道喪每念先生滄海
之東便令人欲仙積水可極遠道窅窮何嘗登蒼
蒼閣撫芙雲日一眺平野也拙藁爲諸生強剡之
縣丞寄上先生云何無遺品藻矣

與孫以德

長須回手足下天一讀之神王足下裁書嘗坐天
祿閣上適太乙下来郭何巨麗也至拳拳道僕佐

吏良苦狀更復多情曩僕不知為令涉賴而後知為令也賢人東西過下邑告時望車塵扶服淮泗道上比於一候人甚者奴視僕何論亭長哉然責人傲僕而僕益恭乃私心殊愉快不悲僕即不肖奈何區區以此賢諸侯也數奉教足下勉為吏幸籍寵靈無大浮過以此中士民庶幾報故人萬一足下矜持節使者大河以南僕自五月十二日始浮報此時計行李已令洛不及一候道左祗溎悵結使者詞賦不重遊梁乎信陵今不在倘有屠中壯士及夷門監perhaps不懵二握手即佳公子異代同聲足下且登嵩少睥睨二室聽王子晉吹笙復上大穨禮玉虛師相朦遊哉言之令人飄飄欲僊恨僕不浮陪杖履霄霓倚酔共大呼山靈佘來書許與僕南會賴永之上下邑即無能具供帳則命庖人治酒日宿引領望矣惠而好我梁宋非遥咎司馬長卿倦遊過臨邛今足下建節而過之僕且負弩矣郤迎即恭敬奚縗矣第下邑無為再行佘一咲目者語

卓王孫家政恐足下無為再行佘一咲目者語

足下於謝使君使君亦為足下設揖久矣送足下遊梁有詩今不奉太祝送行李次頼乃奉持左券邀足下也

與貞夫

下邑蒿涼貧民鄙樸土產鷄豚大麥及豆爾鷄豚又以土瘠故味薄不可食至蔬笋亦無之無以奉老母朝夕老母亦獻若此中日疲思東歸隆令竭力以勞萬民形容顦顇賴乎而無一善狀可聞於下執事則亦惟不肖之故也遑不敢陳鞭箠門不通一介以此當官庶幾免乎未知獨可憐吏胥苦飢寒告太官舍逾蒿萊爾僕雅不閒於吏事為吏拙如此亦以此少浔過此邦父老子弟執事吾家黃髮也何以教忝

與王元美先生

隆髮未燥即知有吳會王元美先生嗟跎三十年犬馬之齒長矣日手大篇耳榮名夢寐玄圃終屬隔塵言念詰人臨風悵結隆海以東豎儒耳行能無取比數而好古有之每讀古人文章則馳神往

喆恨不得與此人同出昔時過其故里經其墳墓考
其陳迹或故物從古人之遺或片語出人間之祕
輒展然大喜且披且詫想見其人神惝怳乎迴翔
寥廓之外而馳驚太上之前此何也又如先朝李
夢陽先生近世李攀龍先生業已恨余生之晚不
得奏薄技挾纂轣汉一當兩公徒負高山之懷抱
下泉之戚矣隆賦材故卑抗志頗遠不能達標秩
壇而往往顧壯而大雖匪云同志亦其性然矣咎
然明傾心於國僑寄誠委身於晏子荀粲御車於
李君送尉結襪於王生君山歎息於子雲中郎折
節於王粲精之所嚮九原可以執鞭神之所潛虎
賁可以隃湫誠以緇衣之好薦好爵之情靡也嗟
乎往者不可作矣不圖隆乃得與元美先生同昔
又吳越相去近也世無先生何羨異代而有先生
何羨異代而乃空懷佳人竟違良晤河清難俟日
月易徂隆支離涉世已見二毛而先生亦垂老倦
遊將圖五嶽恐一朝長瞿孚負平生令往者諸公
咲汞泉下同天壤者諸公睡不見慕古何為乎且隆

束髮為諸生獻薄制義中艷古雅讀廣成素問則
霄霓歆儻覽竹書三元苞則形骸遂往近探禹穴插
秘金書遥望岱宗壹元苞則形骸遂往近探禹穴插
豪濠梁慕莊老之玄虛之罘誦李斯之古文湘漢
懷屈賈之詞賦龍門仰太史之跡宕咸都愛相如
之丽藻大梁豔鄒枚之浮華淮南羨八公之鴻烈
幽薊喜鄒衍之談天青齊驚淳于之炙轂稷下服
田巴之雄辯靈光觀文考之俊才天台高興公之
逸韵諸圖書秘記古文奇字頗嘗泛其洪波收其
鉅丽可謂窮老不獻專精靡他頓生也貧賤僻處
東海青山柱屋寒潮在門波臣竊窺龜鼈相吊客
無大雀座鮮高言識公夏蟲見同河伯僶然自參
高步闊視謂於世無雙譬如疫郎王之倔強於南
徼扶餘國之自雄於海中亦可笑矣既而自掾幽
囚稍窺玄朗奮然決趨歎出而與海内豪俊論文
譚孰而天刑不解人事多違始困諸生既束官守
玄冬躡雪倉皇涉淮不屈嘗苦簿書則折腰慈公
府倪誉咿嚘扶伏婉孌丈夫工為蛾眉百鍊化為

繞指玄髮儻為朝霜雅志都喪俗情轉深吏事日
嬰舊業盡廢終棄大雅寤寐永歎命之不淑安用
生為每望吳會雲真真杳如車蓋耿耿余懷恨不
浮即解印綬後先生散步長洲之苑爾杏年獲晤
敬羨先生於都門託頡頏之羽結綢繆之儽不啻
幸矣吳下舊稱機雲今云二美昔見次公稍酔平
曰然乃令人轉思大美何也近世七子研隱有聲
並驅方軌橫行中原尚有遺之人焉辟易數十里
矣然愚竊謂先生最勝譬諸七雄當為秦楚先生

富材勁力雷運颺馳包絡千古吸蕩六合固也抗
懷往悊盍敭白眉數子乎即如李于鱗雄深哥古
非不驚動一世標異將來詩無論論其文信奇矣
先生推轂濟南亦至而愚以為無當先生何也今
夫天有揚沙走石則有和風惠日今夫地有危峰
峭壁則有平原曠野今夫江海有濁浪崩雲則有
平波展鏡今夫人物有戈矛叱咤則有姐豆晏咲
斯物之固然也藉使天一於揚沙走石地一於危
峰峭壁江海一於濁浪崩雲人物一於戈矛叱咤

好奇不太過乎將習見者厭矣文章大觀奇正離合現麗尒雅險壯温庳製大作讀之書如盤庚禮如檀弓周禮如考工記亦云奇古近險矣而不過偶一為之其平曠瑩徹場日月而臨大道者固多他如穆天子傳左國莊騷秦碑呂覽諸篇雖云魁壘多奇而其中平易者尒往往不少惟楊子雲好奇言言艱棘後世而下論者為何乎生辛苦蟲魚自況出奇闢道終屬偏師固未聞獨模後人者盡掩前慈也先生嘗謂李平

孫奇過則尤老過則熟稱嗟嗟獨王孫哉于鱗之奇驅駸周漢固非子雲敢望然言言若此終墮好奇譬如終南懸崖奇矣然使終日而在目則厭不如日月之光也江上裂石奇矣然使終日而在耳則厭不如雲綸之奏也信如于鱗標異淩厲千古吞掩前後則六籍之粹白漢詔誥之温厚賈長沙之浩蕩司馬子長之疏朗長卿之詞藻王子淵之才後六朝之語麗不盡屏乎即天又奚以綸風惠日為也故愚竊不自量謂于鱗雖奇而無當先生先

生何所不有也有于鱗有獻吉又兼有徃慈而又
自有元美廣大變化斯其所以極玄也讀秋苑屈
言霹靂哉如涉太湖雲夢鳥讀會稽集魁瑰鉅麗
和暢雄俊哉如泛大海扁舟入楊馬鞭箠褒雄其為詩
包羅左國吐納莊騷出入機杼之中不嫌雜糅閎巖之極
鍊格漢魏潛材六朝同工沈宋登壇李杜誠天府
之高華人文之鴻鉅作者之極盛矣觀止矣然小
子隆又竊有疑焉儁永之間出篇章又摛著太多幕章太富宇宙群品題咏

盧遺古令嗇狀蒐羅畧盡無乃傷於雜乎豈玄遵
之中本無所不有亦必有所無矣遊目群玉之巔失足閬風之上精眩魄搖迷不
知所適何暫摳衣登堂面受大教也隆自知小技
不合大方區區之心欲自進門下亦無鑰匙之所以
見齊王也然先生廣心遠識延攬四方豪俊惟恐
失之豈可使門下不知有東海屠生哉吾鄉沈嘉
則先生聲律雄大與龍伯爭長東海鄒數千年無
大雅其他瑣屑者又不足道賴嘉則出一洗之耳

先生以為何如友人沈懋學者其人英雄善談秩談兵談堪輿家言體貞不甚偉能運鐵矛手戳百夫嘯咎嘗散千金冬九邊觀成畢結交豪傑將帥藻思逸逸落筆萬言雖不甚深古而雄快可喜又忼慨忠義重然諾萬交遊多情稱丈夫哉先生不可不識其人馮夢禎者素心人好古博雅尤深玄理每遺事意氣有之不則瞑目趺坐竟日若枯稿觀其人亦自不凡亶師冷多奇士此兩生者尤与隆交驩敬而愛之敢以聞於門下先生高才為尊官下邑小吏不當輒以尺一通又不當輒參口任言罪咎豈思然隆私慶扶伏州郡長吏車下至屏息不敢出聲而揚眉先生之前斯其故可知也先生豈以高才尊官傲天下士者哉謹以厥為酋言請教門下生乎撰造隆誥承自知先生云何即為之品南風有便幸惠德音

與馮開之

長須回浔之下素書長跪讀之語秉相思勸戒加饗情津津厚矣僕喜劇後悲至終篇泣數行下忼

慨傷懷焉宅谷甚然之情有之疇咎之日吾西人
邂逅遠顧旅食京華日南雙珠延津二龍形忽神
交精气感天青松敘心皦日菩盟受下迴翔金馬
僕忝蹤躡天衢每過嘉榭軒婆娑竟日流連卜夜
肯而燕客高堂臨坐前楹賜饌大官取酒都市學
叙秦隴徵調吳越朝出左掖莫過層中醉踞俠斜
迴聘倡家酒支千日閒門有萬里五陵大俠三河少
年擬丸偕客蹴踘六博鉅儒鴻士轄日亘雲談天
雕龍片語南金唉嗶成珠虬須銳頭傀形殊楓方
袍鶴冠高標遠韻娟娟者子翠眉髮光輝照坐
清歌過雲三三五五洎夷且都莫不連鑣分席推
衣登堂把臂結交率四方奇士宣城沈即文澡懸
河俠气千霄旁通青囊兼精白猿真太華三峰武
夷九曲窻中鉅細物外魁奇荆楚周郎辯剖江海
字掾風霜心悉雲墾志輕去組真浙江靈潮呂梁
懸水望而清冤踊之驚骨毘陵孫郎衛玠膚清王
褒才俊展也海上金火山中玉彪臨淮李郎雄篇
霞拳孫標朗暎誠然會英唱實玉贊黃流四明沈

即才如六伯將先登執壇濟南于卿公提偏師間出
歷下樵李陳卿婉孌多態姿材雙美不減安仁吳
江沈卿秀雅而文氣骨無勁何慙賈傅南海姚生
尚玄宇雌避世金馬金華陸生詩魔酒德大隱清
朝又有黎秋書白眉校讐比廣文之三絕歐博士
青瞳風雨擬平子之四愁沈吉士賦就相如還逢
而直禁內黃文學歌窮元叔骯髒以倚門邊美山
人踈才薄秩吉北君卿雖考工顧積點煩冤心同屈
子孫茂吳劒秀士碩益鄉洛下奇姿足下墨堀之才超逸之品情符太上中論傑若麦如天台長松
峽眉古雪高華氣色隔塵遠矣僕則才卑而氣高
言談而行索席門窮巷炊玉爨桂驅車迴轅懷刺
成字絕三臺之跡却立侯之鯖高東方之傲守子
雲之玄寧為拙仕卒為虎圈寧為崔駰毋為狗監
羞不奏明河雲霄無路不進鸞輪泉石可盟不抱
剡牒以此論妙余以此得名世應且憎固賢豪之
所許也畧而言之頗盡都下相與躡蕪臺之眉雲

邀西山之落月濯潞河之長流橫睨酒人倚醉胡姬
爲一時雄快也不意迹逕歲月轗軻風波故人
參寄舊遊零落无幾夢楚人歸采蘭芷於交交產夢
想枕枻沈郎返駕於青山于今付於澤潞茂吳
一麾於江海益卿一黜於滇南陳生放浪於吳中
僕爲旅泊於淮泗百年之內爲驩幾何大澤墨空
江漢流萍能不感矣乃足下於僕交遊中尤爲寂
寥方其晤对則明星有爛夜猶未央至其睽離則
一日三秋只尺万里嘗人開之安所取屠生而睚
好若此也金石之誼動乃深中離索以來憂思轗
轲積翹首北望眼穿落日淚迸長雲每裁尺書山川
則阻道遠莫致中懷不宣足下云鴻鯉不絕無相
忘也嘗嘗僕豈忘之乎足下待詔金馬趨艸明光
出與諸公列館分直開群玉之府抽萬卷之秘入
而割肉遺細君把芙兒子或焚芸香讀鵝書蒙主
上寵靈愉快矣又足下所謂至貴倨矣顧何有於
泗上一亭長而拳拳繫心書來耿切也此其所爲
惇交道至哉僕居頻良苦至不淂比於人遺人無

小大咸折腰僕即折腰使者過無小大咸負弩矣
郊迎僕即負弩矣郊迎扶伏西手據地脅容誚讓
或箕踞嫚罵隸也不力供帳不盛慰而麾掬而笑
或哀憐黔首催科稍後寬假則厥轄移檄督過梳
猛烏慘之氣如虎焉嗟嗟開之奈何今為而僕未
嘗一日立撻着牛鞭馬箠鷄嘗疫和無不可矣古
者黃屋之貴不加於廣成河上台鼎之尊不加於
蓋公奈何以一官驕僕令僕且從旁胡盧之矣笑
其悲夫白龍魚服蝦蛆笑之豫且制之匪龍不靈
則其所託者然也今僕龍而魚服也彼且為蝦蛆
彼且為豫且假令下吏而辱則大官榮和為人陵
轢而怒則陵轢人遂亡可恨者簿書既熟吏勢益
聲譽日增人品日減嗟嗟開之如屠生何僕聞古
之為令者彈棄弦歌咏先王之風河陽名花匀漏
丹砂風翛然遠矣而今乃為名法之所大禁明行
雅道莫甚物議僕居賴半歲始得一至子瞻西湖
戴星而往戴星而還是疲湖水微綠芙蕖盛開天

假一夕六合明霽雲物且為僕佐五色馬依依歐
蘇兩公晤對而夜偶憶長公垂老還媳鬲居兎客
舍為之泫然出涕侍坐兩公浔詩四益不復就枕
詰朝吏事牽去矣僕自佐一官五臟俱俗嗟乎開
之而思永不弁平生而窒知永大弁平生九折稱
良百鍊繞指事固然也蠭化為鯤蠭化為鳥鳥足
化為蛣蜣蜣斯彌化為食醯食醯化為九猷羊
肝化為地皐馬血化為轉燐今僕為此官不已將
何化乎雖然浞蟠霄行糸化也龍故在矣足下有

許乘雲不能伏不鳥日化者龍哉顧足下無以皮毛
相承三夕晦日沈君典舟抵淮揚曾遣問行李書
来款款天下多情人也孫次德持節夫梁僕糸遣
人物色之矣孫生云遊梁登嵩少躡太和然後與
僕南會頼水之上僕且掃榻遲之恨不浔足下與
俱南佘僕今者躬勞簿書書疲元元稍暇讀莊老
之書默觀天地之化大塊幻迹萬物皆空即身非
吾有而區區以世務徼纏而以官為桎梏何也夫
運有不停物有必化握必化之罷託不停之運而

奸黠棄惑欲與大化爭長忘惑矣何論小吏即庾
王將相不波漸乎何論崇秩即鍾鼎竹帛不齊草
乎何論功伐即軒轅仲尼不睪宰乎何論聖賢即
天地日月不墮劫乎是故達人帶索鼓琴拾穗行
歌彼誠有見焉非湯也而僕竊竊焉論世情之官
況矜榮辱敘離合忧慨傷懷不尤咲展然人乎足
下深於玄理蓋懸解之日久矣僕此言謂何多欲
觀徼漸返自然五嶽何期三山不遠御風騎氣之
所不之安能舍逍遙之道而染天殘也僕始以令
東來親迎勞之曰嘻長卿以彼其才止而金馬矣
猶不失諸曹奏詞賦於至尊抒文采於交遊蕪幾
得當而柰何令為僕茫然自失也何物而金馬何
物而諸曹何物而令僕不知也僕不知而世方以
其所不知者相信乎涉頼来僕恐天下謂僕師心
不善此官也而勉為之世乃遂以是賢僕而不知
僕方以是為桎梏者也之二者咸失名實矣世之
所為榮辱者信而慶者賢而不肖者何據哉僕所
居濠梁伯陽南華皆在焉是下来僕且縢行而從

之矣

與沈少卿

蒼頭入京奉尺書足下云始得書甚喜自詫已開
緘寖寖數言爾又云長安諸公得書皆甚喜自詫
下別便若吏事冗甚不能一一作書倫報
諸公亦近皆常例然非平施於足下矣足下又
云見馮生沈生書復佗長語以為恨僕何心僕於此雖至愚亦知
厚僕如此而僕不能盡知尚可為人哉足下顧得
僕長語不得以為恨此何心僕於此雖至愚亦知
少卿以厚豕故云云不然者書來一過棄置篋笥
中爾今此感激泣數行下僕居長安豈與足下交
不薄僕方以今行始不知今善也而楚楚佗若諸
君亦多勞苦屠生者獨足下不然英雄用心良有
為矣僕又不能答足下乖以不相勞苦故而誤以
足下為薄謂足下不用情於小子乃一不敢以長
語進道其緩之私其
勞言屠生者也亦誤矣丈夫交遊豈在兒女子仁

哉馮沈諸生皆賢豪丈夫而俾兒女子仁之下弗
昜也僕以此失之聞少卿居長安甚高兼侠
侃訚亮朱勃之風来書譚説時事忼慨傷懷少卿
白皙秀看婉孌而節槩若此固知太史公称于房
不誣哉足下云僕今且俗縁指桑乎世情增羊人
品咸半僕非敢然也子不聞應龍之泥蟠乎飲沮
洳友蝦蛆窀窀蹩躠蜿蜒屈體時也子豈以其飲
沮洳爻蝦蛆而謂龍性改邪今之為令者豈弟惠
和志意猶可行惟以骫骳取罪上官則雖文學如游夏治行如龔黃
無所用之世人言文人多不善此官以其性誕謾
世人好以皮相天下寒廉士即不幸以丈夫氣敗
官世不謂丈夫而謂為以不善失之且謂相吾輩
也游夏非文人乎僕嘗謂若神龍可測安名為神
奇中也昜以且橐丈夫氣槩中而後兒女子面目
為容取憐學應龍之跡習蜿蜒之態蹇顯晦之塗
明卷舒之用然後矯首揚眉惟吾所適屠長卿之
故吾自在也咄咄少卿僕誠不能以一介骫骳矣

何者一令不足憎惡其為天下所相也然而為下民請命大義炯在往往殭爭丈夫之氣猶嫌其褰不盡也殭言如河朔俠少年學為好女子嫣然都雅皆露壯浪本色足下笑看權顏當蘇君皆像何敢言

上汪宗伯

隆不肖童牙譚秘三十無聞流落風塵飄泊吳楚婆娑婁髮蚤見二毛奏技有司有司斂帚退處鄉曲鄉曲遺監家在大江之上長風卷茅寒潮打門未落高天猨啼曠野淚寨蕭瑟之境真使人魂銷又苦窶甚也而隆處之殊遠好讀五帝三王之書百家衆技之說飫以之為餐窶以之為衣又好執鞭天下賢士大夫咸謬辱才名見收進之交遊之末若先生者固大海以東鉅麗也隆亟欲一望見清塵芼私念布衣兼不敢先於薦紳先生遂止也且先生有道長者風采嶽嶽僕安敢自媒而進之雖隆知其不可況先生哉周公雖躬吐哺下白屋其不以自媒收天下士明矣是以隆

生三十年交遊士大夫時時有之而顧不敢求先
生一盼夫空同太華作鎮於西無論東也即西又
不一登焉何也蓬萊瀛洲立極於東無論西也即
東又不一望見焉何也是隆之兼也亦隆罪也乃
今不意得以薄秩收於門下為門生夫士之所稱
賢不肖者如龍泉馬如鉛刀焉如騏驥焉如駑馬
馬如夜光璧燕石焉如豫章樗櫟焉彼良工之所收
者龍泉乎抑鉛刀乎騏驥乎駑馬乎夜光乎燕石乎
豫章乎樗櫟乎士誠得望見清塵愜其平生即以
鉛刀進以駑馬進以燕石進以樗櫟進所不辭也
而乃今又得以賢士之名與天下俊髦並席而升
分道而趨以進聆大君子之緒論愜乎生望見之
顧而又有賢聲即徼幸顧不厚哉曩歲釋褐居京
師朝脫草廬莫列縉紳指三十年飄泊之苦而一
旦向翔雲霄之上意津津不啻足矣是以安心下
吏息念清華遊目簿書絕望金馬杜門蓽竇閟影
畏足廢材而處方圄命爭亦既得當矣夫何世人
不量以內館為高華以外隸為流俗以詞賦為雅

道以吏事為風塵以入直為閑達以視篆為缺掌
厥薄外補勞苦屠生謂隆不得館職而擯之小吏
以為太息隆不惠心切非之隆才藝不加於人而
過求非分則大罪也夫制科甲乙莫非俊髦清華
流俗莫非王官收錄陶鎔莫非主恩矢謨宣力莫
非報稱立交戟之下出入承明之廬撰文奏賦納
誨進講補袞闕惋國美稱侍從臣誠然清華至分
符佩印承命出牧為天子勤宣職事惠養元元即
何言流俗哉且輦轂之內提封之外萬里几席也
中外百執事如星羅烏不有清班噐濶鴻業不有
吏治噐宣鉅化交相資者也此奚論論他日所操
豎者可不可爾世之譚者又往往謂文人多不善
吏治吏治夥矣民隱至閽政務至棼俯仰多方當
機靡定人情九疑世路洪波非涉歷不熟非圓轉
不達非鍛鍊不精而文移皆不得兼烏故文人多
不善吏事使文人為吏事是使騏驥捕鼠而劍補
屢也隆竊又非之夫人情世故誠離變夥矣其有
出於先王之訓百家之外者乎文人覽觀先王稱

說詩書泛濫百家曷不窮矣考古驗今觀變察時曷不精矣如是而為吏治曷不善矣夫太阿純鈞陸剸水斷刮瓜切玉無撄也取長途識迷道必老馬之智從所習也使文人吏治是寶敘之割而老游夏不宰乎誠謂文人不善吏治隆謂必文人而後善吏治其有不善者必其於文秏疎也彼者市人爾市人可用吏耶則天子安得市人而用之也隆無他行能乎生猥側喜業文乃文秏又殊踈也是隆之所大懼也雖然亦為之而已夫終日而眡則虱大如車輪焉終日而運則大行王屋移焉其神到也時亟不已跛鱉千里其力倍也天下事不患無能而患不知懼懼也則勤可補拙勞可相不逮無懼也即賢豪聖智或困隆知懼矣先生試問隆所以治賴上焉置對矣方今天子神聖小大臣工咸懷忠良先生以黃髮耆德師表百僚翊贊主上稽乎堲行軼三五隆恨不得自比於虎賁衛士之列一上晤光華也主上倚毘方切不啻五嶽

顧先生強飯自愛上荅隆眷俯慰四海隆在下風
幸藉餘光裁書曰叙心不既庶耿

與沈箕仙

足下浔閒晝寢一矣乃僕為令亦不惡也僕曩不解
事從人言苦令矣苦矣夫理棼治劇非令不
効振刷調劑非令不行精明果斷非令不見寬仁
惠和非令不宣士朝弛負擔莫列薦紳綰符佩印
展布四體丈夫何不可哉丈世之所為難色者徒
以令罄折諸公門丈夫抱孰幸遭遇一時與甲乙
之科不能獵上甲第參清華軒冕高踞榮名振藻而
沽沽兒女子向人工眉嫵取憐當世辱在泥塗非
夫也嗟嗟不然載士荅倫名不立夫罄折奚苦矣
軒轅位居黃屋號為至尊而膝行前廣成子周公
身都將相吐哺以勞天下士正考父一命而傴再
命而僂三命循墻而走魯之賢者年七十猶恭也
士苦倫名不立一夫罄折奚苦矣僕為小吏淮泗之
上朝夕兀兀伏奔走將迎下汲和親萬靈而上
取憐尊官長左右內存狷介外飾膏沐望見其眉嫵

者何物長卿絆約若爾湯罵則受之呼牛馬則應之嗶則乾之此豕於餘竅則承之彼怒而畢辭和顏退而置之笑誚讓而謝過背而胡盧之矣故朝夕凡几則無寤其業也扶伏奔走將迎則無虞其意也為眉嫵取憐則無逢其怒也逆而順之則無滑其和也釐折奚苦矣此非所謂祁方毀行而汶絜楹也余羞以為玩世者也夫玩世之樂為娛大矣呼居淮泗北折而濠梁莊生之所家也東西去百里而遂為賴壽賴古賴川歐文忠蘇長公宦其地有西湖潴潀十里可泛也壽古淮南八公山在焉馮高而眺之如落几席八公可揮手招也又雲氣時時起芒碭諸山長歌大風風輒爾爾至矣城下新隄初成度支可萬金帑有一錢乎亡之則秋毫民力也秋毫民力而民不然者何僕無他材能終日百拜而勸之用其愚也愚所以誠也隄成乘月臨流望焉水光凝碧遊魚上下雲物四揭六合曠朗爽然快哉恨不得命沙棠取卮酒呼沈郎而夜泛也僕不佞為令樂如

此令若余而余不若令如汞何足下無挾白雲
司驕我雖然余竊有大懼焉世俗情深風雅道喪
聲譽日增人品日減則令之故也曩固與開之言
之矣余不若令令亦何樂也余終黃鵠舉矣茫乎
沈即努力雲霄上報人主下光友朋竹帛之事足
下圖之

上座主朱太史先生

隆行能不數辱在泥塗幸荷先生一盼遂函於人
提之風塵置諸雲霄掇其垢涸而揚其光采以徼
寵靈於諸公緊匪隆能先生一盼之力也夫先生
持當世低者之衡慄大雅振鴻響而隆以薄技過
之布韋敲雷門不啻數矣此豈誠稍有當於先生哉
則其所覆茹者闕也孫陽誠善相天下馬乃其所
收者豈能盡騄裹飛兎哉騄裹飛兎世不一二有
亦且與騄裹飛兎分槽而食並轡而馳矣世蓋不
信馬信孫陽之一盼也即隆之徼幸於先生者厚
哉私中自度門下士多揚侹策名驌驦砰隱為大

雅生色而隆獨黮霣失意牛馬走淮泗上是神駿
一日千里而衆馬果不前也雖然不可為跛鱉乎
蹴躠不已亦千里矣世人豔慕承明之廬多舉以
為隆嗤不知萬物自有分也騏驥千里貍狌捕鼠
龍劍切玉而錐補履分弗可易也今夫名在蘭臺
后室則冲峯易爾即脫凡骨而飄風飄欲僊乎則惑
也鳳而朝陽鷄而時夜是隆之所安也故疇昔京
師閉門下逮知此尒矣雖然亦有大恨焉王上神
聖不世出先生鴻德鉅儒百侍講筵羲皇堯舜之
他旦莫聞矣譬如景星在天卿雲有爛含霏亞之屬
疇不願一睹見為愉快也即今隆浮為虎賁嗇夫
陛盾即拂盖郎與侏儒爭飽而一快睹當世之盛
誠立槁無恨奈何天刑之也以為陛盾則太短以
為侏儒則太長則烏睹交戟之下也然此隆又有
言焉隆誠不佞無當大雅令浮偕侍從之列雖不
敢許身夔龍補袞輔德至如相如楊雄之徒抽思
上林掞藻甘泉稱天下之巨麗豪至尊之嘆賞豈
能復出他人下哉此言懷之私中絶不敢語世人

而知已前又不二吐是終於侯秋草先朝露而文
采無見也此隆之所為仰首伸眉一陳說而不懟
者也隆今者為令無他材能有朝夕恩而已矣恩
官以賄敗恩務以惰窳恩柔而繞指恩剛而若楷恩拙取賤恩巧誨妒恩
多言而數窮恩戇而逢怒部屋難照絆婪難理
下民難調上官難事日屢曉嚴行畏途佐吏良苦
能無恩乎文其甚者婷阿疑於忠厚直道疑於任
氣未強疑於持重幹濟疑於輕浮奔走疑於精神
剡棘疑於英敏寬仁疑於庸懦避事則為不臧任
事則為沽名或上之人以為賢而下不以為賢或
下之人以為賢而上不以為賢求以為上則下不
堪而令之臧廢求以為下則上不堪而令之臧亦
廢不自信則顛越而喪厥植果於自信則且語而
窘步舍其臧業而媚上以取憐奉毗以保聲譽則
名法之所禁知實心為下而且語窘步一切置之
則世俗之所不躓守如隨夷才如管晏治如高傒無所用之佐吏良

苦能無愿乎。隆且奈何。朝夕兀兀如是爾矣。隆之不幸居京師濫竊文章之聲杜門自守不敢促譬咿嚘乞憐諸公間又有骫骳聲矣好文章家則必為必薄吏事好骫骳則強項而不下如今何是諸公之所以相隆者也如是則隆滋愿矣期朝夕勉強從事以無負主上而為門下儕辱其道靡繇也願先生教之隆且聽行而前聽也秋風多厲勉矣加餐

與唐惟良

都下逢君邂逅適願把臂促席狂歌浩眄躡屩其登之長雲邀西山之落月真出天地之外之千寮廓也陶北部席上得聞佳論具見款款微我顓蒙肉我枯朽真不世之造也青松指心鯫日蒞盟足下忘之僕豈能忘之乎足下矯矯雲鴻高視天壤眷馬去國內無怡忽之懷外無妻涼之色天下奇男子哉聞之使人爽然神快又為足下悽惻傷也勉矣惟良圭組奚貴德義顯爵爾丈夫七丈夫之謂何而咿嚘促譬從兒女子求食也是下身輕於蟬

翼而名重於九鼎山嶽之秀交遊之光僕今瓚尾
一吏俛仰簪折都無丈夫氣田面之媿矣足下何
以振戒弭節維揚乘月坐二十四橋上聽玉人吹
簫飄飄風飄欵僕望之矣謹裁短書使人奉寄賢者見山
上吏事正冗不宣戒懷小刻新成奉寄賢者見山
非遥因風神往
與曾合肥
足下温温都雅王賛黄流久一廻益令人敬慕弟曩
居都下風塵汨人不能時時從足下遊今始同出
宰淮上又苦吏事微纆山川非遥鴻鯉且闊神襄
雖近晤言則希其為悵結何云海内二三兄弟汎
如流萍山靈善妒不令把臂一區傲兒天雲尺尺
佳人龍劍兩地遙此搖落感彼蟋蛄何時令買櫂
江東放浪五湖也足下龍德正中僕野麋為性青
雲大業小子讓焉或當先至笠澤彭蠡之間尋漁
父買山遲子矣白波紫峰言之繫心也率爾裁書
涼風在念新刻一種奉寄不洎所云舊志合肥出
都梁香草今尚有否有之幸見惠數莖

哥余沈二太史
東奉墨書駐〻在道下邑小吏遠望榮光行季何
日次都門長途勞人向不淂的報於郵卒未嘗遣
一个使者候旌干大江之上何淂無罪恃有此心
僕自童牙神往大雅乃先生迴翔霄漢而不肯处
辱泥塗悾悾刺及門者不入恨不得垂橐鞬以二
當下執事坐負十年懷想每低而不食也冬月壯
還會先生家居得摩奉清塵借玉趾知農夫之獲
歲也次此知人生晤言亦有數矣僕豈敢云龍湖

合哉聊寫我十年仄注則曷不快心也先生遭時
遇主策名揚休上接夔龍下薄賈董竹帛上伐金
石鴻寶嚕呟巨麗執事兼焉丈夫致身差勝獨不
肖折威鳳之羽而遵跛鱉之途一邑斗大猶然難
之戴星出入蓐食視事入折腰長吏退而屈首受
簿書無論立名惴而捄過世言拊循安所事拊循
才賢不肖大都視趨走力不力爾昔人以令長佩
印專城而臨元元為浮意令衣冠肄乎又苦賦歛
急也令方議息肩而監司尺一下矣假令昔人今

為令也尚能鳴琴弦歌裁花而營丹砂和每遇有不可則仰屋歎爾僕竊不肖諸事多瞶而尤不閒於位更徒用昕夕斤斤耶形神為枯不問問民所疾苦將以小勞而補其所大拙亦不敢過於朘削以求當監司求譽名會有天幸無大得過尊官大人遊世無術則退而安其拙顧亦以拙亮馬令良苦執事身處雲霄浚交金馬鳥覩令哉僕乃甘之視荼如薺譬彼小星宿昴命不同僕安敢望交戟之下屬車之塵哉自度無大人甘泉之技何以比於揚馬風塵牛馬固其分也願言努力明德茂建鴻鉅上報主上下光同祀豈不盛哉僕在下風式歌且舞支事方冗率爾裁書倘因南鴻八行慰我

寄高先生

江上一別又復素秋天寒水落陵若載枯年華逝波令我髮短行立淮洒遥望慈人中心悵而某不敏每有疑於天人之際小星託之永歎孝標所以衆息先生脩文厥行之謂何而落莫十霜謂有天乎時時位客劇緣向人閑山宵征江潭野宿金馬

誰何先生乃爾念此忽墮雙臂感淚五中甚為吏
庶無能為先生備最次徒有拳拳風雨如晦鷄鳴
不已某願先生益崇明德大旱之後豈無豐年知
先生曠度諸亡胥懷某數奉教門下日夜祗恩罔
敢以涼德惰棄成命頃黔驢之質為技幾何世塗
九折難可策已是某之所大恩也先生何以教之
母夫人而下萬福大兄讀書楚楚玉躓黃流今年
從何人授易也率爾出徵書有懷不悉

東海屠隆長卿 著

書

寄田赤

田赤足下田赤書來舉詆訶先達文以為罪甚善
思深哉況痛而有味婉曲而盡物情真長者之言
吾過矣吾過矣然此非自今日當少年時讀乃公
文參口彈射蓋知乃公鄉人不知其尊官亦不知
其子孫誰何也足下謂不當彈射官人恐其子孫

有甘心於不佞者不佞亦何心於取罪乃公與其子孫哉口中雖黃倘及於此此
稟為諸生彊剌忘削去業已為足下所瑕擿足下
愛我不以美疢而以藥石甚善甚善剌成寄長安
諸君業一日矣而家僮持足下書來即翻然起趾
及於堂皇之外令二隸馳騎追還削此而後業也
不佞賤於昔人無能為役而敬詆訶先達必不解
事如此乖謂昧古人之未工忘已事之為拙斯揚
馬之所掩口也然不佞此事可謂踈狂未可謂涼

書
寄田叔
寄海上故人
又寄余君房
又寄楊伯翼
寄張長公
寄李之芃
與沈君典
寄開之四首
寄少宗伯王公
報徐長孺二首
與王伯穀
奉徐少師
與高升伯
荅沈嘉則先生二首

蒼鍛淵父

與開之五首

德夫妙物品而爽衡量掩前美而崇已觀是薄去之趋也不佞第有不當子心偶逗於口固非易置蒼素妄為瑕瑜也品隲人文從古不廢之非揚惡翹過汝傷厚道者也魏文陳思劉琳鍾嶸沈約張說駱璐嘗品藻諸子近世王元美亦彈射時流罕所忌諱昔者仲尼褒貶二百四十二年之人物假令評隲盡為浮濃則仲尼豈非恂恂長者哉足下又謂不當輒名乃公古之身都將相賢豪先生曷嘗不名公旦召虎當兩公之世不諱也而仲尼亦

往往名王之鄉士魯仲連先生至今以為美談李
唐去古稍遠李杜西公亦相稱名不諱也僕嘗致
書王廷尉稱李夢陽先生李攀龍先生稱同年兄
弟曰沈懋學馮夢禎沈明臣即伍俾亦曰以明賴上令
屠隆築東門隄也近見海内二三君子以古道相
砥礪名往来不以為異雷如来諭則揶揄萬當
亡已時今是下徒以為不當名尊官又吾鄉先達
後世之睡詬可虞也藉令僕名布衣賢豪縣令亭
長或遠在四海九州之外或上世將相大臣則是
下亦不復云云矣是下所謂謦温室對者僕亦妄
敢自託於市井豪使氣罵座以為俠節頑氣濁而
志劣言嫚而行猥内去城府外撤町畦轢喉觸忌
可謂太拙足下罪僕深矣淺中於率取譏風雅則
僕為甯人然不甯亦有以自慶平生未嘗姤一肖
曉之屬獨踈爾今吾官亡他材能計所長獨信亡
一念一事不可與神明語爾志行可質於神明而
不諂於同袍則命也僕又何言不佞不幸有涼德
重辱吾子今末崇朝謝過矣不知此後諸可得稍

從未戚手願足下亡鹿後命拙集稍附近佐請正

大雅

寄海上故人

不佞落魄三十年困甚乃得一官循蒲服入下普者呼同聲蹋海浪倘大越山和謌自謂雄豪乃今須眉婦人爾望貴官車輪彊膏沐而前顧何如布衣牧豕海上哉每誦嚴陵寄侯君房丙言輒自用厥規次罔敢穢行為知已羞亦不能以一令骯髒矣世人皆相吾輩為令必骯髒吾罔以繞指柔處之是壺丘子材之示之以波流也世人又相不佞疎不佞非疎也直忘機爾嘵乎疎不疎復何言哉

僕於世味頗澹山林無青雲之骨珪組豈煙霞之相僕終尋陵陽子明撫白龍背玩芙明月爾百年之內為驩幾何而令彫耗壯心於簿書期會間月與吏胥伍競刀錐之觝而牿性命之理斯志士之厥大痛也不佞雖為令晝夜兀兀然不敢次外膠滑內和抱神守宅即丹砂不成循將超然比於海鳥悲太牢九奏固不若於在曠野嚙嗄蒹藻也所

汉未即長往者勢不可爾世人徒見僕吾官欽欽
皤皤視事謂屠生努力仕宦聲名為他日地乃不
依聊以此見志非有所覬覦望者也足下方逍遙丘
園海上二三兄弟時時呼趣君握手流連白日未
蘭繼之秉燭猶不依遠遊莽莽南雲可勝延結是
下與諸君為驩時亦嘗一念汝故人不新剏一種
請教大雅居頼半歲始浮寄訊左右冗可知也

又寄余君房

君房先生足下嗟嗟人言君房窮愁顧君房無以
窮愁兕虎曠野昔賢所悲世固拙於用大也夫登
臺而教臨淵而眺其意亦放縱六幕也為之登亡
極之高臨不測之深浮雲四奔日月下走則喪其
五內焉自非神揭寡廓足踊翥焉與斯觀矣此
可以喻吾君房先生君房以高言驚世固世之所
為喪五內者也又鬼物之所呵也放而之壙埌大
澤即山川烈風雷電交作百里而外車轍不得傳
焉蹴蹴躃躃得路天矯窮步則乃其固然矣僕又願先
生稍卑之亡徒取驚世為也而令世人浮稍稍逼

眠之雖然垂竿而終年不獲一獲而橫千里斯會
稽之釣也先生故曠然玄朗即獲不獲烏知大海
雲霧波濤春天桂長颶拾海月淩虛徑度三山非
遥何不樂矣僕瑣屑一官弱躋畏人歲月幾何強
半馬上素衣化盡玄髮日短簿書不治風雅亦衰
秋氣一動候蟲早吟感彼代謝傷此搖落儻蘭茗
乎可託何脩名之足云僕性訢弛少無鄉曲之譽
學書不成游世無術令爲令塊然株守勉持三尺
意簸蕩之氣而遵繩墨之塗思懷仁習義以幸天
三下哀憐黜首止不負主上下不媿交遊先明料自
少見感慄然後三山五嶽惟吾投足爾奈何蓋蓋
遠道苦旦不展也材陪下乘命則小星行素之事
儻非吾分矣然何敢不日夜澡行脩事以希同袍
哉幽曖之中求不負神理即同袍之諒不論無論
至於枯之數吾尚何以胥諸朐中哉足下寮廊
之士默坐宋照何所不覽幸惠大教徹我顓蒙沈
嘉則先生張孺穀汪長文楊伯翼沈長孺家田未
諸君俱無恙聲游府公試士舒郎滑雋殊喜此君

故秀才異等一日千里此為前旌小剌新成寄足
下請教文品僕不能自知寧逃作者敢誄後命大
江秋氣聿愛景光

又寄楊伯嶐

伯嶐孝廉先生足下五月聞令先公之喪恒焉傷
心遠道之人不能一致生芻延佇大江南雲若結
司馬物故既悲長公楊氏不天復傷季子人亦有
言歲在龍蛇喬木載摧風雅彫喪我二三兄弟懷
懷在疚何能已已　懷足下才情美贍高言故綺今感
彼下泉賈屋青山冥視寐脫大悟玄理長風自茅
坳子悲心寄蕭瑟之興關沉鬱之致旨哉作者乎
每臨風誦足下佳句秋天颯颯下苦霜寒雲時序
搖落蟋蟀宵鳴江上涼思覽教槭屬百冗畧叙不宣
爾加餐新剌一種寄上時七月書具見心曲讀之惘

寄張長公

孺穀先生足下得足下厚德非言語文字可盡不
然不佞受司馬公知已厚德非言語文字可盡不
負泉壤恃有此心輒章有云但謂黃鳥堪同死不

信明珠可報恩即無論詩寫我況痛情致不淺臨
風自誦寔下西州之淚矣不佞自涉頼来日夜禔
身澡行惟恐惰棄成命為知已羞嗟嗟典刑未忘
德音在耳某之不肖逢時徼幸勉圖湔祓以獲免
於大戾則司馬公寵靈自天也歲不在龍鉉賢人
災何耶而秖二三兄弟煢煢孔苦塊之上僕獨何心
能不悵而每望大江雲起亭亭如車蓋不自知其
悲從中来也是下高姿遠韻竝道可度世今居憂滔
亡過傷乎予山故蕭瑟當不廢曠懷秋氣方深無
歎搖落亦無數過流波館恐不勝華屋之感倘悤
能傷人一夕可老也近閱邸報知次公請祭葵書
已奏尚未見成命殊勞嘉則先生通州志湛雄逼
古當是宇内一種奇書識掩古今義公美刺彼悠
悠者流奚傷大雅僕少不解事仕閑貞賦誤及某
公田叔書来督過甚急僕已應時削去猥不自度
妄有所殫射僕則過矣田叔罪僕良是而瑕謫太
深然不廢忠告之義僕敢不敬承孺覽留燕孺願
家居无恙吏事正冗不能一一裁書遠望江天可

勝起結

寄李之文

尊君生辰白雲在天海月甚嚴諸子竇客奉觴為
壽獨遠人漂泊淮泗是夕把酒東望為汝大人長
謌白雲之謠曰風而寄景人聲也珠履數中少此人
乎足下念之矣句章先生持七過從不僕往来四
方交遊多矣故自不乏賢豪人要如沈先生才致
風流高霞孤暎朗照人群甚不易遘不可以當世
而失此人百遍相過死云數也故人如吳愚谷金

施生吾家人即尚時時把酒言咲如故乎頡上今
廉無橐金以助貧交吳愚谷書来困甚吳生一寒
如此哉乃賴上令寒猶得俸米堂足為老母備晨炊
民間只布一錢所得歲俸米堂足為老母備晨炊
而往来交遊饋遺猶然取給焉家中有一金買新
水魚市買魚跪而進諸家大人揚揚稱富矣雖一
金時時有缺乏則與細君相顧而咲為驩樂為吏
貧如此哉僕本海上布衣遭時致身為一官歲得
常俸奉老母及妻孥於其足矣尚敢有過望妄想

不敗官箴以為同袍諸故人羞哉且自揣知骨相不淂富貴為吏信貧視之奔走糊口四方時則差勝矣是僕之所為知分也為我謀故人無咲屠生拙哉僕寧貧不富寧拙不巧僕亦欲稍從時人雖尚無奈天地百神常恍在耳目即欲稍從時為雅尚輒不敢以天之道吳下之寵靈幸稱得民和無大得罪此邦父老子弟則其効可覩也吳下必為何如幸不惜遠教聞之芳已棄去學士業操舟從范蠡計然五湖閒耻作老博士頭戴平頂巾倚杖婆娑即富貴遊可哉第无多上胡姬酒樓不獨黃金易尽白日亦易闌也之華上舍已入京可過我賴上官況如此且死言索債也寒當治千日酒醉之尔林生為我書明月諸菴遠寄深感雅情幸一謝之吏事正冗裁書不次

與馮開之四首

疇昔長安諸公嘗以弟調官為憂乃觀察朱公亦累言之愿不肖無有此也而七月間孫太史以德過賴與朱公言之賴父老子弟不愿調屠隆者桓

以為憂朱公愕然公何言調也孫太史又言第恐
撫按諸公有此意爾惟先生圖之朱公荅云撫按
都無此意弟遂私計可以免此矣乃不謂竟有此
舉也若不省烏知令我勉強穩身澡行庶幾寡過
爾若之吳會固大邦雜糅欲以賴上之治治之不
可得罪過當孰深尔賴之父老子弟以隆雖無他
行能此中頗實文以為能從事節省以稍息肩貧
民憐而貶之一邑之人真如家人父子也今驟有
此遷誠准為情開報後徒有日夕對此間父老相
視掩泣爾而遣部使者先生按壽父老子弟奔走
遮留於按院者百千人第恐此無益於弟之去當
回天不難今諸為地方事體俱未睹成効中適而
棄之今夫塗人相逢於逆旅追隨旬日去之亦難
為情況號稱父母子弟者哉秋天搖落寒風蕭蕭
人情物候兩足悲心去荅淮泗原野為空吳會信
美非吾土矣足下謂我荅何會有小吏入京密布
腹心不能一一弟之曲折幸且無為諸公深言之

也箕仲伯符諸兄幸為寧聲
冬十一月屠隆頓首致書開之仁兄足下賴陽父
老子弟千人白御史臺遮留業已可之矣既而以
成命為辭首鼠兩端即青浦之行決矣之青浦去
神京更遠音書不易達然山川當不淂間吾兩人
驩也居賴上不入覲而居青浦即淂入覲握手有
期以是為快爾弟居此間一歲監司諸公皆憐不
佞動苦私其奨借太過弟未知涼師諸公評隲若
何爭雖有不能名文多雕虫一技重為身累又為
邑諸生剡小集此恐足招尤尋亦悔之仕宦聲名
無論毎憶秘洲夜李北海三數公可為寒心便欵
奉老母歸耕海上田即又苦無田羙我仁兄何以
謂我足下處清華不知弟下流難居多愁真令人
老也弟素以不能名今廷議音調不佞青浦真號
為難治矣斯其故弟不能知豈去歲難賴上今年
逐不難青浦哉仄仄聞之足下倘有所聞幸以見
告冗務蝟興百不宣一
仲冬既望屠隆頓首白
昆之下解馬價人六亦

已附致八行屬天寒薄冗草率不盡所欲言西屬
劉元生觀察明州於弟有知已大息客歲晋與足
下倫言之且屬足下為弟一往候劉先生致謝亦
屬沈君典令劉先生謁選入京旅食幾年歲矣居
承恩寺甚窘寐不得意乞足下要沈篤仲陳伯荷
沈少卿或館中年丈一二厚善者為一過存劉先
生具道不佞鄙中令劉先生知屠生居長安能得
諸賢豪大人之心又以見劉先生門下士能不忘
疇昔諸公能收不佞故而重劉先生一為知已生

色甚善甚善惟先生留意沈篤仲陳伯符沈少卿
陸敬承沈林仁諸公當倘一言白狀會積雪筆凍
童子炙火而佐書不能多具聿即以此出示之部
檄已到府監司更宁視篆官未到到乃得行入吳
會當取道訪李一過先生之廬青浦去京師雖稍
遠鴻鯉往来亦便弟在下吏無他營為獨時時繫
心諸故人知已往来夢寐不絕也何敢勾吳孫
太史合肥曾年丈過弟甚厚去宣城君不通信使
者兩月念之不置渡江即遣人問訊宣城君方屏

居青山中不出歲星大隱者哉渡江苦無路費無
能寄將奈何戔戔二量奉去幸勿罪菲薄
屠隆頓首開之大兄足下渡江来遂不得通一問
訊懷戔開之日夜不置嗟天乎苦我一賴上不啻
足矣奈何青浦也四方無賴聲其中為一小村落
華上二縣復割甚區癖土稍附益之置縣城中廬
舍寥落大都華上兩縣貴官大家別業儻流民索
緡錢者民貧甚矣而令出賦稅至十數萬民貧故
俗日趨於姦利苦賦斂急故俗又益日趨於姦利
又賦斂多為貴宮大家所逋催租吏持縣官刺喝
士大夫士大夫輒叱去不視吏胥息不敢出聲甚
而為門者所呵不得一見貴人之面編民憑詐者
挾官錢從博人酒家飲而募無賴受縣官鞭箠痛
楚之貧者體無完軀易妻鬻子麻枲絲粟不得錢有鬻妻帑
鬻妻帑不得則化為烏有先生爾僕無狀欲以賴上
之治治青浦勢不可將釋拘循而議操切又苦天
性雅不能也二十萬官錢令若飛落癖土出辦誰能
堪此者非刀錐朘削膏血幾

何矣今強其天性而用籍楚良苦不能稍寬而息肩元元十數萬官錢必一下辦監司者將持三尺而問罪青浦令寧復為令乎嗟天乎苦我一頼上不啻足矣奈何復青浦為也他縣官即百冗官日會須有一刻之閒此中十二辰嘗苦不足也僕何詩罪神理而降罰如此深哉已矣文墨事請足下勿復與僕言也偶有入言之便據案草草百不宣一足下念我無廢八行

與沈君典

不及數月矣念足下不去口客歲冬十二月奉青浦之命扶倚老母渡江南兩歲之閒奔走南北無虛日薄命之人犬馬固當青浦故一村落尒民無土著群四方無賴居其閒又土瘠而苦逋宮錢當事者以其善逋大縣徵令之所不及也而置縣又割華上瘠土稍附益之歲額增至十數萬今視城中數百家皆華上貴官大家別業流民僦居諸氏族莫可寃詰庚癸有司俱有罪亡人與居民表裡為姦如爰沙之虱強者乘巨艦出沒莫淞間為推

埋自置縣至今不佞某今凡三易尔前令無他狼
藉率以群下竊弄敗自前令賑民亟蕆視今長弁
髦之矣最號難治渡江千里来未抵縣言青浦難
治者滿耳矣瞽府公移書主爵者特為青浦擇令
長而謀推不佞某嗤ㄈ是何异庖人之不治庖而
代以尸祝也某自冬十二月抵官百務蝟毛茹強
振刷尤苦催科民無賴者挾官錢從博徒倡家飲
而募人受捶楚負者賣麻枲絲粟不浔即思鬻妻
帑田廬不可有挈家逃尔先是催徵者頗虐用鞭
箠民愈恐逃去某以官寛之諭以温言風以至情
父老子弟驩然樂輸也諸所覆若燠体一如居賴
上時獨約束猾胥姦民隸奉三尺維謹此與賴上
稍異矣又苦三吳孔道冠盖旁午奔走將迎日不
暇給某又以文辭窮海内虚声吳會文人才士亡
不延頸願交墮棄民事而與諸公日聚首空文游
談招尤誨妬則吾不敢令門者一切謝不見即為
吏鄙士應且憚俯仰周旋雖不难乎子惠閭閻清
刷公府昫哺孤穷播糞豪猾不令苞道於庭而閧

門延士不諂事貴人而折節布衣賢者不以骫骳
取罪不以依阿乞憐不昭昭而炔目用不汲汲而
負泥塗斯中庸之操賢智者所託也某願學未能
足下何以教之某每思浮辭後說玄素所絀將盡
火竹素不復與雕蟲角技獨守純白玩心玄虛豈
不亦曠士幽賞哉奈遇詞人無當技癢今居煩劇
種匕勞人一日十二辰嘗苦不足即文字之緣可
知矣僕學植既荒官復濩落相如次公之業兩失
之矣奈何能為知己生色也足下薄金馬之榮而
眷丘中之樂義重南山名高北斗海內才杰咸願
執鞭甚盛吳會山川佳勝人物媺秀足下恐不可
不一遊九峰三泖望子久矣冗中敬遣一介行李
奉訊大夫人百福倘惠然過我則有山中竹杖湖
上蘭舟翹首天雲因風神往

寄少宗伯王公

隆之於風雅之道醯鷄爾無當鉅儒鴻烈也往歲
居都門自慶非王礼部贊黃泝不登清廟迺退而安其
拙韜子雲之筆畏君卿之吾臧刺五侯却步平津

文懿繁露不遇何辭義薄凌雲自薦為崇庶幾哉
尚玄守雌矣儻淂長安旅舍亡有茂對一章杜門
偃息其下讀古人書六籍而下間流覽諸子尚羊
乎偶騎馬出歸漠尚羊如故也以故雖鉅儒鴻烈
如先生者亦未嘗抱尺一之牘求通姓名於記室
乃先生顧雅知不肖降游揚之諸公間而又以隆
方孱在牛馬走中咄咄憐之也宣城吳興兩沈生
往為隆言之隆雖不敢輒報謝然心銜高義矣獻
歲行役太倉淂奉車輪清塵如披五色雲裁霞霞
奕慰我素心迺先生入門勞苦如平生始知兩沈
生言良不虛顧影自照隆無一足當鏗篇使者謬
中耆愛便可藉以自老隆西經罷邑秩掌勞人青
浦今為吳會孔道縣治視二太邑十不當一而供
億徵令等之又土瘠賦重狡偽朋興百事如蝟又
日承事諸薦紳大人於救過不暇奈何令為一日十
二辰常苦不足也行年三十蚤見二毛命也良耆
犬馬固當隆為令無他治行維不敢行恣睢以傷
寬理析秋毫以敗三尺而重為知已者羞諸顛謀

種種幸願長者教之隆讀書窮觀古環人頗士崇
敦大者之踔厲之操標抗爽者闢長厚之德劑氣
節則易於矜露務沉毅則傷於刻深器爲近於高
朗則闊步而多疎行能依乎中庸則瑣尾而不振
此根之至性真不可強率而行之皆有以豎尺寸
流竹素迺先生慱大勁節踔道華實兼收仁
明並薦此其大都豈徒嵚嶔歷落淺中小知之夫
可窺先生萬一哉隆不肖平生汩沒小儒文秩而
闇於大道然於古人安身立命之處亦嘗稍見一
班矣今爲小吏雖促遨不足比數閒方且摧耿介
之氣遵寬和之理思懷仁負義以悅天下恥空抱
筆墨區區與雕虫角技而涉世未深才智短淺如
驅車隴坂擢舟灩瀕將焉濟矣至於踵文士習氣
逍遥以遨而蔑視民事傴僂自放而厭簿書清
談名理而惰棄官守以爲天下口實則吾豈敢哉
先生文章鉅麗人物冠冕此真不肖隆所願奉鞭
箠使者況既受知門下不敢不布其款款之愚且
以致平居向往幸惟財詧小劾多諸生時所撰結

請正大雅

與徐孟孺二首

孟孺徐孝廉先生足下往讀吳鈞業硎知足下
子白眉翩翩麗藻故自非老博士家無何居長安
於馮生所浮徐生潭夫書云足下善病則以為造
化小兒妒足下才俊爾自後迺時時向往足下吳
會從二陸後代多文人才士足下今鵲起旅廬中
他日領旗鼓挾橐轇轕屬中原非足下而誰僕於
此道無能為役顧獨私心好之又雅好游揚諸公

往歲嘉平月移宮吳公會僕誠仄仄難之而喜浔從
吳中文人才士遊甫弭節於郊輒問徐先生無恙
乃不佞時時虛左賢豪而獨不浔一當徐生聲足
下方為白下遊忽披失章如睹卿雲爛焉五色驚
喜可知讀竟踰昕聞矣乃知楓落吳江此何足以
稱揚哉浔王先生書知足下從姑蘇結襪王生而
歸此君無論詩若文即懸河談天能令稷下生息
影而逡疑乃公舌端有五色雲除夕嘗與周旋真
使人意銷馮生素心人當不作公孫子忘故人態

久不通尺一足下當是嬾故爾書来會入府
公冗甚率爾槭書百不宣一倘過臨卬令乎當一
日三朝相如也
日者青雀舫過浦口屬不佞患頭脑不勝進賢冠
不能倒屣出迎高賢詰朝令人物色二君将科頭
相見與足下唱陽關三疊倚茂對蒲萎言別則報
解維去矣為之悵惘縈日三月中旬送莫廷韓浦
口把酒唱詞僕有水綠花紅送遠人之句逡巡情
致不減文通恨足下不此時行也聞何士抑清摽
遠韻與足下頡頏青雲真僕所願從遊不得一傾
捴為恨孫以德太史王瓚黄流雖少年自致雲霄
絶不佺貴人態每見之使人生塵外之想詞賦大
楚楚如其人足下言良不謬足下詩辭秀麗筆札
遒拔可無古人至博士家言石室洞天青霞紫氣
當是不從人間来非關尹喜輩不能識矣世人好
摧黄亡當信而自堅是在足下如謂九州入貢任
土而可不必篠簜瑤琨則是謂寶筏玄津反不足
廢世世亦寧有僊真墮叔乎願足下益鍊丹砂光

轉不已白日且生羽翰不然費長房可虞也君典
数日前以書相聞云首夏且微服見枉弟青山眷
人恐未易出門爾便時脩問當通足下姓名於君
典足下如豐城獄中物雖厚自韜欽寶氣猶時時
燭天何必藉僕輩游揚然人倫賞鑒自是吾事嘉
則詩選未有寄到到則即尋雙鯉致之矣白門柳
色無恙乎青驄卷陌誰與迴翔六朝佳麗僕未浔
一至自咲傖父送廷韓一絕書扇頭即借送足下
情致一爾人南附報冗不及多具

與王百穀

携江陰牡丹歸此何異相如徼徼以一文君遂病消渴今為文君者数十
奈何不令王先生顛頓乎固知足下方迷花花間
玉缸便可自老棄青浦令如遺迹矣然僕從鞅掌
中思足下良甚參差日莫夫君不来眡拜書宜是
下有意於僕復讀第二機竟使人心如寒灰足下
自為河魴即諸君子皆陽橋邪乃臨邛令終欲引
相如為重惟執事圖之讀送莫廷韓詩格高聲俊

綺麗雖忘古今才情之極咄咄莫生携之豪中五色光怪上燭五星矣吳章叔来知先生有北征之意僕喜動顏色碧鷄金馬遭遇好文之主然後恊諸金石先垂竹素丈夫鉅麗何必箕山日侍先生人倫賞識談咏煙霞宛抗山林之節然戒抱腕當世便娓娓不休固知子陵非彔彔隠者懷仁負義以幸天下僕竊為蒼生鼓之毋謂處則遠志出則小草也承惠玉卮此非僕所敢當取酒南嚮酹地拜嘉貺矣重耳無以報莊王奈何蒼頭回敬附宻

械不日見遣一力訊下執事不盡拳拳

奉徐少師

隆竊讀傳記覽觀古昔鉅儒大人建立鴻業翊贊基隆光昭史策此其人必高朗粹白渾博深沉智慮包乎四海而持之以謙沖遇事疾於風雷而出之以慎重其所展布大都非小材淺智所能窺目變龍宰衡而下老成器局莫如韓魏公識者以為間氣其他疏奕後快之杰古今不少而事業成就不無瑕疵利害相半浮失相參後世往往有遺議

馬士大夫俛指我朝賢相必以先生稱首隆自齠
齔授書輒知嚮慕華亭相公盛德大業洎叨下吏
雲間獲一再望見顏色私計名臣元老涉世且久
更事既多天下之務何者不了了胷中況雲間又
先生桑梓之地聞見既真計慮尤審而隆小子幸
得以通家之好受知門下所願虛心請教之曰父
矣青浦士瘠賦重流移相望當道為地方慎選有
司誤及不肖不肖遘茲艱虞夙夜祇懇隆竊聞醫
家治病急則治其標今青浦之病亟矣施為要領
將從何先隆聞先是衙後竊矣政出多門而故令
又往往寄耳目於匪人以致敗事隆今嚴戒冬役
奉三尺惟謹門以內從嚴門以外從寬諸聽斷惟
情惟理絕不敢咨訪近習以滋他弊似矣然左右
禁嚴耳目盡廢形影塊然門外萬里即地方利弊
閭閻隱痛皆莫能知欲密訪於左右恐未得是非
之實而違忌以啓奸萌試顯問於衆人則或避恩
怨之嫌而莫肯以實對此其難者一也先是催科
太嚴撫臺過澠總經催人爭至杖腹而完官累創

而催辦民甚稱苦逋亡接踵今不肖隆以官寬之下頗感激黽勉完納似矣然　朝廷歲額必不可緩徒以官受累無補於民夫與其始寬而隨誤以貽後日孰若屑屑之急不如先嚴而責完以與百姓息肩之期且錢糧不完或係貧民猶不失拘循賴或係經收侵欺一緊從寬寘貧民猶不失拘循縱侵負則幾蔵　國法此其難者二也本縣因田地瘠薄歲苦重差以致人戶逃絕者衆因人戶逃絕以致田地愈荒者多先是召募開墾之令非不日懸但緣鄉野小民領種告帖者到縣不即時給糞着守候之苦有科索之費而官府未聞留意存恤則恐領種荒田未見其利而先受其害是以小民疑畏不來今不肖訪知弊端另為立法小民始一之即給帖猶勿給矣將謙賑卹則官帑既不可擅動申請又未必見從此其難者三也今為計不得已捐不肖俸資及無礙官銀共得百兩立法給散

貧民開墾荒田必資工本有田而無工本將焉用樂於開墾一月之內領帖者已不下三百餘家但

貧民為開墾立本而俸錢無多小惠未徧則出示
勸諭富民大家於民間自相賑助以富濟貧損有
餘補不足尚義量力不拘多寡而本縣則為之懸
立賞格或免其罪責或旌其雜差重則或獎以牌
匾或榮以衣冠以相風勸似矣然自古恤民之政
未聞有此計出不得已恐終非政體其可行與否
伏願門下教之蒭田人戶既已处絕而重額尚存
院明文親歷四鄉沿丘履畝踏勘蒭田頗為得實
中間委多拋荒一望野草井閉堙滅人烟消鍊誠
可哀憫若不設法調停地方日就彫落將來愈不
可支已經册造總數申請謙處議者謂求減額粮
又謂求改折愚意竊謂議改折則恐小利無補
於民議減額則恐定額難以頓減此一節煩望門
下將青浦瘼瘵若情為撫臺一言之即斥言九鳥
為地方造福不小矣其他大小事宜多所未盡隆
不肖稍知自愛不敢為即為善恐涉於近名不惟害民不敢
惟惡不敢為即為善恐涉於近名不惟害民不敢